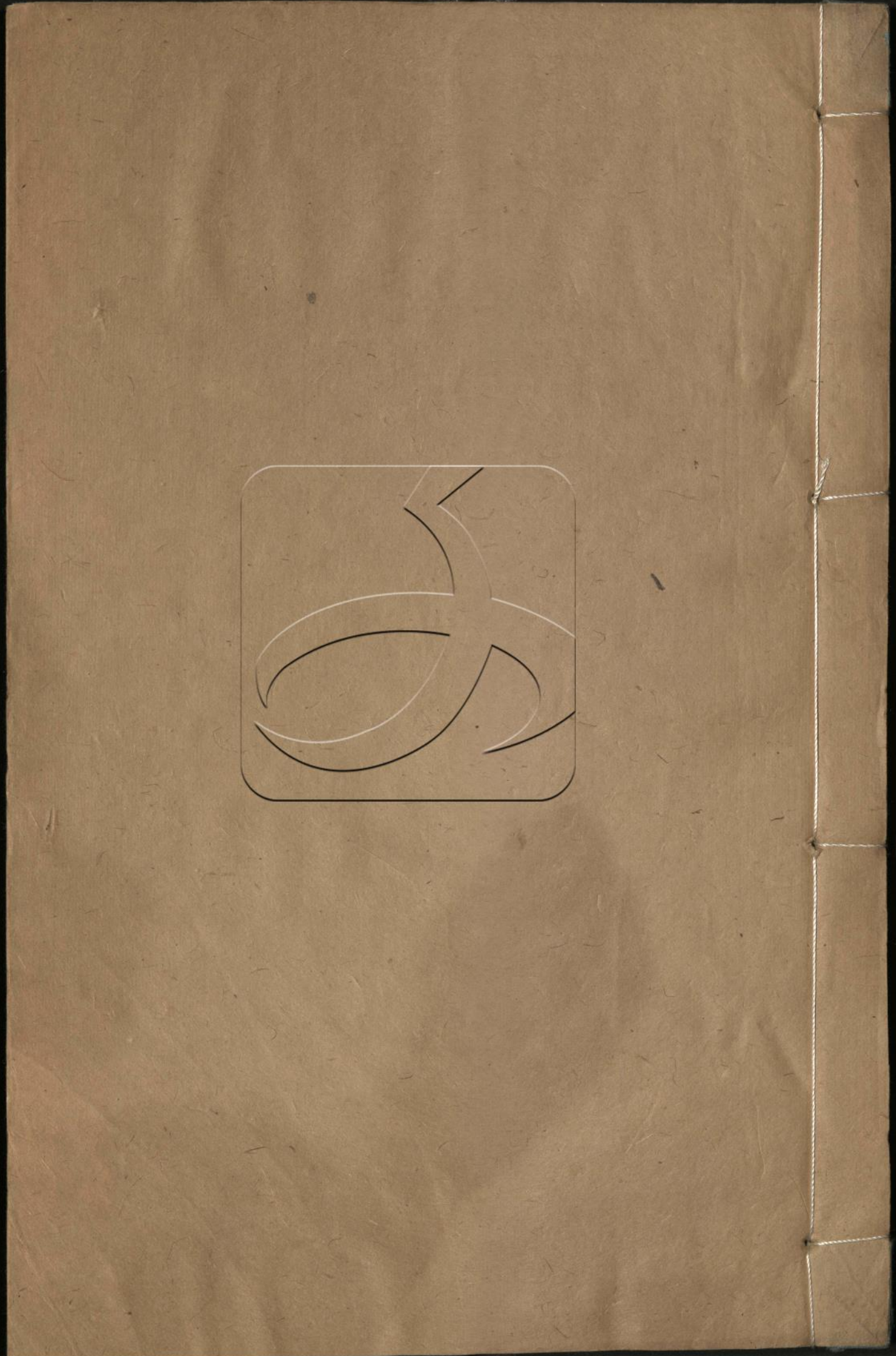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吉安府志卷四十八

藝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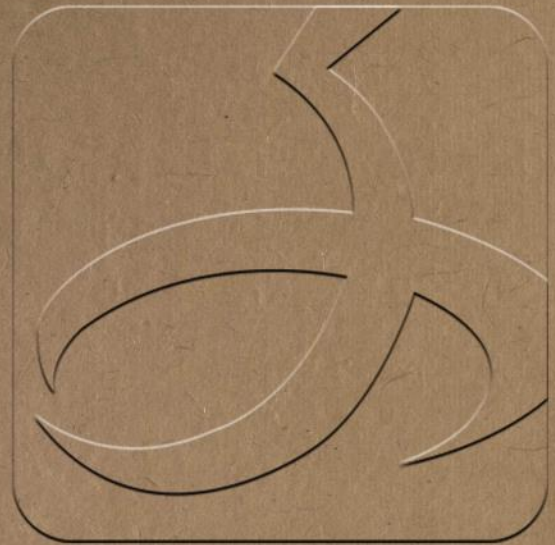
文徵序  
書序  
啟

序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唐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昔有耕於巖石而名動京師詞  
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奇偶  
有數也况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研幾策  
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廁其壘  
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  
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愛禰衡之俊留





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閣茂扁舟入吳  
告別千秋之亭迴權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於城隅  
之子孤游淼風帆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  
坐隔丹霄巴山一望魂斷淥水於是邀白日藉青蘋追瀟  
湘之遊寄洞庭之樂吳歛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  
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嗟皓首而未  
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攜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咏  
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朮吾將老焉羣公嘉之賦詩以贈凡  
四十五人具題簡里

送賀著作憑出宰永新序

李遠

會稽賀憑以著作郎出宰永新其行也其色似若有不擇  
者一時學省憲府之友咸共語之舉杜甫詩云樽前失詩  
流塞上得國寶乃相與賦詩送別秦東亭隴西李遠獨後  
至舉杯而前曰子毋以邑小去國萬里而難治古者公侯  
之地方百里自秦以來大縣且倍而過之小縣亦不下十  
十而有餘漢晉以士爲之宰俾教其鑿井耕田養生送死  
而無憾歲賦其租以供軍國且以償士之直非以榮祿之  
也特養其廉以教民爾士旣得民社之寄則早作夜思盡  
心以理之使訟平賦均老弱無懷詐暴憎斯無愧於取直  
而不負其所寄矣今永新之爲邑也僻在江南西道吾聞  
牛僧孺之言與荆楚爲隣其地有崇山疊嶂平田沃野又  
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義而尚文其小人力耕



而喜鬪而其俗信巫鬼悲歌激烈嗚嗚鼓角鷄卜以祈  
年有屈宋之遺風焉今子往而宰之勿以險遠難治而自  
貽伊戚也以樂易近之均其賦息其爭因其利而役之則  
無怨明文王之政以教之使知禮讓則尊君親上養老慈  
幼悉知而勤於爲善自無懷詐暴憎之習矣然後手揮五  
絃於堂上樂其志於高山流水間一動一靜居仁由義皞  
皞熙熙同登壽域矣吾屬在憲府與考績黜陟之士待子  
三載而來歸報政也勉之行無忌

歐陽氏譜圖序

宋 歐陽修

歐陽氏之先出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使  
守禹祀傳二十餘世至允常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  
踐卒子王鼫與立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  
族子孫分立於江南海上受封於楚爲歐陽亭侯亭侯在  
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子孫因以爲氏漢高滅秦得無  
疆七世孫搖復封爲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之後因  
有仕漢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於北一居冀之渤海一  
居青州之千乘居千乘者曰和伯仕於漢最顯世爲博士  
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是也其居渤海者仕於晉最顯  
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是也建遇趙王倫  
之亂見殺兄子質以其族奔長沙由是子孫復居於南仕  
於陳者曰頤威名著於南海頤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於  
唐尤顯皆爲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爲封望自通三



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生和生雅雅生效楚效生謨託謨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爲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八祖之後蓋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於僭僞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統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三十年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於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麗兄之子乾曜又登於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來傳今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餘休列官於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爲身之媿尚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餘慶今八祖歐陽氏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嘉祐四年己亥四月庚午



盧志案云此歐文忠自為譜圖叙也年譜云皇祐五年  
 癸巳公年四十七八月自穎州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  
 岡胥楊二夫人耐焉是冬復至穎而此譜圖叙則作於  
 嘉祐四年己亥距營葬時越七年公年已五十三矣又  
 十二年為熙寧三年公年六十四始立龍岡阡表距葬  
 時踰十八年公於熙寧元年改知青州相傳阡表即用  
 青州石碑致公生於綿州長於隨州天聖四年丙寅年  
 二十自隨州薦名禮部生卒任宦皆非本籍而公所自  
 述見於文者不忘其本每稱廬陵人故序其譜圖首註  
 吉州廬陵其立阡表也列其世次具刻於碑今按碑陰  
 世次首叙前後與此文詳略微異公集中亦未收載內  
 云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修之皇祖  
 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  
 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為吉州永豐人也等語則此文  
 未之及焉  
 附記於此

送太和令黃魯直序

葛敏修

江南多學者其人亦多有聰明辨智之質與夫才華章句  
 之學然用之能取聲名登科第則已矣鮮有力學以窮聖

人之道而以法傳之家者也獨臨川之王南豐之曾豫章  
 之黃三家最為有法然三家者如荆公之父于子固之兄  
 弟其問學滿天下而又皆為天子之大臣獨豫章之黃未  
 有赫然大顯者其間亦嘗以文章魁天下未及覆試以死  
 上大夫至今憐之造物者之於人亦有厚薄歟夫人患不  
 為善耳苟為善雖遲速之不同未有無效者如太邱之陳  
 躬仁蹈義而生不過一縣長其子孫實為公卿至於聲猷  
 事業則甚慚於先人矣然則豫章之黃又當憂其不大顯  
 乎敏修生最晚又以親老義不能離左右以去交當世之  
 豪傑得與三家之子弟以盡知其祖父所以教學之法居  
 常歉然前歲聞魯直來為吾州屬邑予謂魯直者其來為



縣於此必有說予又謂人大用則矯飾虛名小用則苟簡以止非知德也魯直為縣必有可觀未幾見其邑人稱頌不離口又竊謂自得償所冀望夫三家者如荆公子固者既已貴又相去遼邈疎賤者莫幸見焉魯直為縣令其位差不甚高而又近在吾州是宜朝夕操敝帚以待門庭也然其來餘一年始得拜之於江寺又幾一年始得以詞章交於下風繼將遂如所願也而魯直解官去矣若此者豈亦有物司之耶皆不可知也然予於魯直有說焉今者於此為善去耶所謂監征者非美官也為不善去耶魯直不宜得罪於此反覆而思之莫得其所以然則仕路之崎嶇良可知也然古之所謂知道之士者雖死生萬變莫能得其津涯而况富貴貧賤儻來之得喪乎予觀魯直之為邑信已而不徇人則於此其審處矣若予之不肖方將鞭其後而從之窮達不可必異日使魯直居富貴不忘其為縣令予苟有尺寸可施亦不忘其窮約時則當有趨然如阜

蝨之草蟲不期應而應者矣今日之言姑以張其本云

盧志案云泰和志云序內謂黃氏以文章魁天下未及覆試以死當是指黃注夢升歐陽修作誌銘甚惋惜之今案文內所指蓋山谷父黨黃序非黃注也宋史黃序天聖中試國子監開封府舉第一明年試禮部復第一未及殿試屬疾仁宗手自封藥遣內侍撫問特展試期竟不及覆試而卒正與葛序所指相合

宋文鑑序

周必大

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大小無



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國家一有殊功  
異德卓絕之迹則公卿大夫下至於士民皆能正列其義  
板飾而彰大之載於書詠於詩略可考已後世家異政人  
殊俗剛大之不充而委靡之習勝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  
說入作之弗振也索之易窮也譬之盪舟於陸終日馳驅  
無以致遠搏土爲像丹青其外而中奚取焉此豈獨學者  
之罪哉上之教化容有未至焉耳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  
則不顯天啟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  
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於  
一援筆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  
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

吟詠性情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  
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  
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  
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縱  
將聖如夫子煥乎文章如堯舜萬幾餘暇猶玩意於眾作  
謂篇帙繁夥難於徧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詔  
著作郎呂祖謙發三館四庫之所藏哀縉紳故家之所錄  
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譎諫典  
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禮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  
箴銘贊頌取其精懇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啟雜著  
大率事辭稱者爲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爲先質勝



文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採掇略存一代之制定爲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聖心承詔於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賜名曰皇朝文鑑而命臣爲之序臣待罪翰墨才識駑下固無以推原作者闡繹隆指抑嘗竊讀大雅之詩而知祖宗所以化成天下者矣械樸官人也旱麓受祖也辭雖不同而俱以遐不作人爲言蓋魚躍於淵氣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貫之也況夫雲漢昭於上豈弟施於下濟濟多士其有不觀感而化者乎是以祖宗啟之陛下繼焉樂文王之壽考申太王王季之福祿人材將至於不可勝用豈止乎能文而已臣雖不肖尚當執筆以頌作成之效云

農器譜序

周必大

紹聖初元蘇文忠公軾南遷過泰和邑人宣德郎致仕曾公安止獻所著禾譜文忠美其溫雅詳實爲作秧馬歌又惜不譜農器時曾公已喪明不暇爲也後百餘年其姪孫耒陽令之謹始續成之凡耒耨耕耨鋤車屨蓑笠銍刈蓀蕘杵臼斗斛甌倉庾厥類維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皆考之經傳參合古制無不備是可補伯祖之書成蘇公之志矣其序牛犁蓋一編之鎡鑿予嘗學稼因演其說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起於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畝畝武王平定天下胡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考周禮祭牛之外以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



耕也不然牽以蹊田正使藉稻何足爲異乃設奪而罪之  
之喻耶在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  
畛又曰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以明竭作於春皆人力也至  
於穫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殺時特牲有捄其角以爲社  
稷之報若果使之耕曾不如迎貓迎虎列於蜡祭乎厥後  
王弼傳易以爲稼穡之資宋景文公祁闢之曰古者牛惟  
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  
邈齊名要術予謂輔嗣固失矣賈氏及景文亦未爲得也  
按論語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此聖人格言也蓋犁田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  
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犁爲雜色騂爲

赤純色角爲周正近世諸儒並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時  
祀牲必用牲純色也外祭殷祀用厯厯雜色也是則純  
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頌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是則  
言角之意也竊疑耕牛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  
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  
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  
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人  
耦犁共一牛費省而功倍爾易傳出於魏晉第見牛耕不  
復考其初而賈公彥考王正義遂謂起於後漢其失尤甚  
然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班固藝文志山海一篇而劉歆  
所較凡三十二篇定爲一十八篇固已不同歆又云出於



唐虞之際今考史記以不啻爲稷子譙周已謂世代不合况叔均乎故無錫尤表定爲先秦之書非夏禹及伯翳所作甚明其在春秋之後無可疑者世人習熟見聞多惑是說予之譴諄亦可哂哉若杞之屬揚雄方言往往三名未陽旣書之矣遂使他日枚舉名物採方言而附之非所謂後世復有子雲者也

毛拔萃洵文集序

周必大

文者才也孝者行也全賦於天鮮矣制科時所重聲名世所貴天之與人又加鮮焉吉水毛洵子仁具此四美賦與厚矣而位止幕職壽纔三十有二何其薄也同邑曾三異無疑博古樂善悼其屈於百年之後旣哀遺文若干篇又

錄名賢送行詩若干首仍纂其事實屬予爲之序予曰貴爲公卿而才行不稱壽至期頤而聲名無聞生赫奕於一時沒寂寥於後世者滔滔皆是也子仁年雖天仕雖屯而科名孝行俱載國史垂於無窮以此易彼未知其孰爲厚孰爲薄也仁宗實錄天聖九年御試選人書判拔萃科中者四人舉首李裕嘗歷理掾故改大理寺丞是謂京官子仁而下皆自主簿遞遷幕職雖同得邑猶選人也其告身曰承事郎者文散官也大理評事者試銜也李燾仁甫長編併以爲京官則誤矣又其父子皆得余襄公爲之銘父守竇厥後歷倅三郡卒於江東當時吉州上其死孝不知何爲繫之竇州實錄旣云然仁甫遂從之大抵考證之學



易差難精亦在乎秉筆者審之而已慶元四年十月具位  
周某序

趙訓之忠節錄序

周必大

功烈有大小死節無輕重惟能捐軀殉國則求仁得仁豈  
必論其功何如哉國家自靖康後金賊蹂踐中原羣盜潰  
兵所在破城屠邑守官者奉頭鼠竄之不暇於此有人焉  
視死如歸其爲節也重矣當建炎三年歲己酉十一月隆  
祐太后自洪上贛護衛諸軍道有叛者既犯吉之永豐皇  
族訓之字誨道以承議郎實爲縣宰率弓兵拒戰力不敵  
遇害明年有司以聞特贈直秘閣仍官二子有女歸太和  
蕭氏奉其喪葬於盧源今七十年松檟鬱然女尚無恙其

孫江州別駕彥楠棒檄來拜墓下旣哀制詞史傳又以宗  
人吉州推官子琇所著行狀及諸公記跋共爲一卷命曰  
忠節錄屬予爲序予嘗觀書太史氏是歲有直龍圖閣令  
歲守黃州城陷罵虜而死初贈右文殿修撰再贈徽猷閣  
待制隆興改元張忠獻公宣撫兩淮復用父老之言奏乞  
立廟遂賜忠顯之額今永豐纔以君像附城隍祠殆闕典  
也按子琇及與君聯事而行狀成於四年其書隆祐南幸  
併君之死皆差一歲惟永豐志題名載君以二年至縣者  
是也其死在三年冬而敘君本末反云四年莅官則又誤  
矣夫當日之行狀邑人之紀次尚或訛舛况傳疑於後世  
乎雖然此不足辨也所以詳言之者使士大夫知同時宗



室爲守爲令死職如此於以彰祖宗涵養作成之效豈特  
慰其子孫而已慶元己未四月日

帥正錄序

文天祥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子帥以正執  
敢不正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  
哉居卦之終爲險健之極冀有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  
能茲易所以爲憂患之書也冀君子輝宰吾廬陵其聽訟  
必據經守法不肯少委折以貳民聽凡斷筆備書之冊踰  
年幾三帙名曰帥正錄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  
君視事日以銷殺從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錄而錄不免  
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難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縣

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化之入人也深則是錄  
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曾幾何時讀是錄  
也庶幾期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  
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曰  
升豫章人

文昌鄉義役序

文天祥

文昌鄉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年陳君某旣爲序則  
貽書於予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隣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  
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役不得辭嗚  
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  
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



民者之一語時則有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爲也鴈鷺行鉗  
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有  
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紊於多寡之  
實時則有權在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築黠者乘間而  
起告訐因之而差役以亂時則有權在於姦民受役者有  
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於其境不旋踵  
家破時則有權在於天今陳君與同鄉約曰爾役日月若  
干爾末減若干爾費若干以上助若干一惟公是據處之  
者無愧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  
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且  
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奸智也  
盟而無敢先後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  
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羣  
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斃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  
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天下哉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余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月除浙西大制  
撫領神臯余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  
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余所部兵皆聚於  
富陽朝廷擬除余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  
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  
太皇除余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



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北帥卽引董參政以兵屯樵水  
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余欲召富陽兵入城已  
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  
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  
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  
口舌動也廿一日至高亭山詰北帥前後失信帥辭屈且  
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旣而呂  
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  
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  
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  
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昂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

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  
人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卽引決又念未死以前  
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  
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  
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  
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  
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  
相爲賺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  
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  
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  
且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



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  
出大北衝犯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  
也使予與兩淮合北人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  
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  
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  
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已任狼狽憔悴之  
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屣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  
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時德祐二年閏月日

送清狂山人歸泰和序

元楊廉

予將遊華胥氏之國童子走報有客在門頭戴華陽巾身  
披鶴氅衣手持綠玉杖自言清狂山人予驚喜曰望之从

矣乃肯來耶倒屣出迎揖之草亭延之上坐山人謂予何  
以見告予曰尋常拜觀孔子及程朱一聖三賢之像作者  
皆有遺恨山人曰此事吾能爲之盤磚間忽見一人其類  
似堯其項類咎繇其肩類子產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果孔子之像也少頃忽見二人一人揚休山立盎然春風  
一人面色嚴冷凜然秋霜則程伯子叔子之像也又少頃  
忽見一人面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從容禮法則朱子之像  
也予謝之曰若此者使日日而張之則日日聖賢在目也  
時時而張之則時時聖賢在目也豈不足以起後學敬仰  
之心乎他如貌留侯如婦人女子貌四皓鬚眉皎白衣冠  
甚偉其餘如山水如樹草恣意點染俱出人意表妙矣哉



山人之所爲也爲留兩月餘予何所作惟與之抹明月批  
清風沐曉露晞朝暎敷烟霞於匡床斟沉瀼於清樽如此  
而已山人一旦揖予將御風而返援而止之不可得也乃  
歌而送之山人郭氏仁宏字泰和人歌曰縈山人兮聰明  
豈比握彩毫兮揮霍不止天機斡旋兮不見斧鑿鬼神出  
沒兮莫歸端倪如洞庭之張九奏兮無首無尾如廣寒之  
舞霓裳兮無終無始當其豪放兮孰堪任使調東海以爲  
丹青兮鋪太空以爲素紙衙官公麟兮僕命道子餘人碌  
碌兮又何足齒彼孫思邈之收方伎兮有識所訾山人蓋  
隱君子兮非畫史

邑掾劉以輔廉能序

周霆震

自兩漢盛時列郡多良二千石然必資賢掾以左右之張  
敞以掾不按事而致之法吳祐謂觀過知仁其已然之迹  
今皆可見蓋守令治郡縣凡事總其大綱至於斟酌進退  
別淑慝決嫌疑絕壅蔽使閭里無嘆息愁恨之聲掾之所  
係爲尤重任是職者夫豈易哉數十年來貪冒相承其痛  
有不忍言者新朝更化守令之選得人居多掾吏互遷宿  
弊斯革東平劉君以輔因父吏瑞金家焉掾於贛素以廉  
能著聲稱於是由贛調廬陵廬陵劇縣也臨以大府治當  
驛途簿書期會日不暇給達官貴人之迎送相接於風雨  
寒暑而不敢告勞懷姦挾詐之徒又相與投閒抵隙以攻  
其短前後至者鮮不病焉以輔精白一心勤勞朝夕縣令



又賢而明聲應氣求雍容一堂之上事至立決如燭照數  
計造庭累千百無留牘游刃恢恢恒有餘地懸豈真難治  
哉乏廉能爾余嘗卽耳目睹記守令之稱職者往往有之  
察諸掾曹某也厚其資榮也巧於進某也以事去某也不  
能芘賴其後人欲求剛直奉公不撓不變如劉君以輔之  
爲甚不多見也以輔勉乎哉恤凋瘵之餘推惻隱之實行  
見農桑被野鷄犬相聞禮樂教化興起於安居樂業之中  
孰非君之賜由縣而州由州而府而省憲青紫拾芥列位  
縉紳其進未可量也又豈廬陵止哉吾固願見在庭有同  
志者幸亦以是告之

永豐縣尉周誠甫贈詩序

周震震

往年羣盜縱橫馬將軍馳郡檄領兵吾里控制安成永新  
之衝時則周君誠甫以佐州長收復城池功擢巡檢實左  
右之幕府初開寇鋒再折士各懷才自負誠甫妙年善騎  
射膽氣過人潛身眾中未嘗與行伍較優劣一日戰汶西  
石門寇酋挺刃突出引弓仆之轉而前仆者奮起擊馬後  
回轡斬首躍馬復進手斃十餘人追奔數里寇披靡不能  
支比還甲裳皆赤馬公曰壯哉良將也自是每出必俱賊  
望旗引避事聞監郡辟永豐尉後直馬公他出誠甫留南  
從容矢石間恒以少擊眾幾死者數終不少貶其初雖餘  
孽未殲然相戒不敢輕犯自癸巳夏迄乙未冬吾里閭閻  
畝畝父母兄弟妻子得相保者皆馬公所賜而誠甫之用



力尤多余初未識誠甫意所交燕趙豪俠酒酣呼鷹射鴈  
叱咤風生視吾輩土苴爾送客吳子剛門外一揖得之開  
口談詩粹然退讓君子也然後知向之慷慨激烈出萬死  
不顧一生皆禮義所發夫惟有得於禮義故知綱常大義  
不可渝彼嗜利偷生者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諸賢相與歌  
詠其美俾予序之若誠甫從事之勤自當見知於上余賤  
且老何足以盡誠甫哉雖然觀風者必有取焉或足爲方  
來勸遂執筆不辭

宴雅堂集序

歐陽元

承豐劉先生窮年邃學見推名流年九十有五讀書作文  
如中年人是年豫章熊先生以昔者衛武年九十五猶宴

居誦大雅以自儆扁其堂曰宴雅而併記之一時賢大夫  
士咸爲歌詩按楚語左史倚相誦述武公之言大概謂衛  
在朝之羣臣毋以老髦而舍我必恭恪朝夕以交戒我若  
在輿位宁倚几居寢臨事寔居必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  
訓衛之臣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卽今抑詩意是詩作官箴  
工誦別有其辭旣作遂以誦歟侯包以爲誦者卽今抑詩  
必有所據也竊嘗論之古之諸侯自壯至老舉動之間皆  
有音聲節奏以道其德性之和而衛武公宴居之誦猶致  
儆戒之意獨傳於後世者豈非人之一生更嘗之勞至於  
衰暮而一日酬酢之勞至於宴居訖可少息武公以綦高  
之齒處退公之朝持守不懈如此固世之所罕見也周至



厲王文武之道衰矣同姓之國有一衛武精悍絕人克享上壽周之元氣是足以中興矣夫劉氏世爲永豐望族先生字叔正號桂林翁後得年百有三歲諸孫楚奇仕京師煜然有聞於縉紳間擢貳湖廣儒臺宦業日盛他日示子以宴雅詩求子詞因題其集而歸之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明宋濂

天下之道惟孝與忠是爲秉彝萬古攸同矧惟成均首善之地風動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昔陽城之爲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爲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二十人諸生且爾況爲其師者苟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

如乎此余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拔起如旌旗浩翠淋漓積自古初土沃而泉腴蕭君朝樵於白雲之山暮而言旋買鮮於溪沽濁醪於東隣婆娑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旣醉蕭君亦微醺抃手歌曰武山崔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藍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莫與京止樂兮樂兮我衣之翩我顏之頽止蕭君之樂無日不然若將終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赴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輒潛然墮淚曰吾親髮盡白矣臚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曉猿遲余歸久矣於是



送白丞相府其辭甚切吏拘於文墨往來參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曰蕭君之所見一何果哉抱卓犖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青綬豈不足以榮其親哉贊善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念成均爲首善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菽水之驩爾不然是有愧陽城之諸生矣尚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子謂蕭君他日不爲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成則蕭君爲之欣然引滿頽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宋濂

聖天子以六合旣寧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永豐劉子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者至卽束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君剛中等入奏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論辨先生敷繹詳明上悅越翌日丁丑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問良久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至便殿諭先生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爲郡縣何職宜竭誠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神化之中况



區區草澤賤儒三瞻天日之表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  
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  
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承明旨異日儻有  
曠官之刺則負天恩深矣敢固辭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  
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  
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皇上以天縱  
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年高  
而不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雨露之澤滂沛  
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  
及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  
平日所學致君爾澤民爾一旦翩然西還傍巖以為廬結

雲以為衣菜有菹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沈  
沈以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  
有在也其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耄矣奔走承事  
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  
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為厚俗是亦報上恩之萬一也是則  
可為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  
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慕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金  
華宋濂序之

武山十四境詩序

劉崧

昔宋紹興中鄉先生劉敏求嘗賦西昌入境各為七言長  
句辭極雄麗若武山其一也序謂太和古白下邑山清水



秀皆神仙窟穴信矣惜後來未有繼之者予曩自庚子歲始與南溪蕭翀鍾端及端之弟祥往遊其間嘗爲文記之而意有未極也乃洪武十一年予罷官歸自北平明年仍客蕭氏且欣然有重遊之意而往時同遊者獨端之弟祥與翀在而翀方徃省其叔父於滁陽而端之歿已久矣時王徵君子與蕭國錄子所俱客禾溪二君皆好古而能賦又嘗遊於是山者乃七月十三日戒翀之弟輩前期邀二君以次日來會至於輩之諸兄璉璉璉璉與祥各撰杖履具酒餽與俱而戒劉繼與兒子楠載筆墨以從自己酉至辛亥三日相與極遊覽賦咏之樂然後歸徵君謂是山遊者眾矣今日有作宜必追古乃已於是按圖考志凡山中名跡之卓絕者靡不探深發奇窮心目足力之所及自武姥岡至石鼓石得勝境一十有四仍各疏其名狀與顯晦之故於下方槩錄其大而略其細焉境賦一詩爲五言絕句敦尚簡實從徵君志也同遊者如干人得詩如干卷合而成卷將以授若谷塗煉師俾藏山中後或有知我者焉

送蕭子所序

貝瓊

洪武六年春余被召至京師始爲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與學錄西江蕭子所交間與余言竊祿三年矣而吾父年今七十餘遠隔江湖千里之外修灑之奉缺焉夫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如哉且誦詩至蓼莪泣數行下嗚咽不能止余固知其孝矣一日子



所走告予曰某得請於朝歸有日矣先生可無言乎又曰  
某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樓閣築草  
堂讀書而連山之環峙前後者嶽業如屏焉澄溪之分流  
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巨竹千箇不啻秦人之桃  
花源而風土樸厚猶存太古時因買田一區與田夫野老  
錯耕以給貢賦外私其贏供伏臘之費又卽甘竹里築養  
志亭時迎吾父宴於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爲歡俾諸子歌  
而和之今其地必日治而益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  
俾吾父益壽而康強芳春之辰高秋之夕奉之以往來甘  
竹武山之境則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以易吾之至  
樂哉余聞之而喜遂載酒於龍江之澣且爲歌以華其歸

歌曰汝馬之騁兮孰與能羈汝舟之迅兮孰與能維大江  
孔安兮山無歧送汝於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  
兮有黍有稌漁彼溪兮有魴與鱖釀黍爲醴兮魚升於俎  
燕且歌兮以樂吾父六月十二日序

石岡書院詩序

梁潛

西昌城東南三十里有山曰石岡蕭先生自誠家其地凡  
十餘世矣松竹鬱然庭宇幽邃則所謂石岡書院者也蓋  
先生之七世祖儀鳳之所建宋末燬於兵儀鳳從孫梅溪  
復創之元季又燬於兵則梅溪之孫三溪創之三溪則先  
生之尊父也始終百餘年書院燬而復建者三焉夫人事  
有廢興理固然也然君子篤志勵行乘時以圖不朽則不



係於是焉儀鳳登宋漕貢進士致身顯宦其裔子安亦仕  
宋爲諸王府掌記丞相文信公敗而南也子安從之起兵  
一時豪傑慕義之士皆聞風而起及丞相之被執也子安  
死之千載之下聞之爲之慨然夫丞相之名節與天壤並  
立而子安亦可謂烈丈夫矣嘗聞鄉之故老言丞相敗時  
事云當時死者極多事既無成其家人子弟懼禍往往諱  
言之故忠臣姓氏多泯滅不得列於太史氏以暴白於後  
世然至今鄉人有得丞相要結起兵時手帖者猶什襲之  
不忍棄去嗚呼遺墨做楮猶寶之如此至於死節之士何  
獨諱言而使之無聞哉有如子安者豈不深可痛耶古稱  
志士殺身成仁求無愧於心而已睢陽之士從巡遠死先  
後死者豈必盡書之史氏也苟無愧於心焉書與不書又  
不暇論也子安之死此石岡之偉烈也在鄉人所當仰慕  
者况蕭氏之子孫守其遺構舊業者哉自誠先生敦厚而  
信慎雖老猶喜道其事則其志可見矣今年冬來視子省  
身於翰林以子安之歿已久而書院存焉求一時名士歌  
咏之且謂書院名教之地也而子安事有關名教甚大以  
予爲史官屬爲序夫發潛德而紀先賢後生之責也予不  
敢辭故備書以序之讀是詩亦可以興矣

送葛維彰歸廬陵序

解縉

宋太史黃庭堅仕吾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遊後太  
史與蘇東坡同知貢舉得敏修文相賀以爲異人由是名



起雖敏修之才學有過人者而非二公亦不能如是之傳也今太常丞清隱敏修之後人也其兄維彰在太祖時有以其名薦者今年始赴京師以老得歸清隱求予一言贈之曰使他有傳也予曰君兄弟固無愧於先人矣若予者豈不有愧於庭堅與東坡而何敢妄爲君傳也哉雖然維彰歸而教其鄉人子弟已修其德而又使人皆成其德自有不可泯者而何慮其不傳也哉而又何假他人以傳哉

送永豐令趙君季通序

解縉

古者百里之地爲千乘之國後之大縣倍之而自漢至今稱善治邑民戴之如父母者寥寥載於簡書何其少也予

嘗疑後之人不如古之人矣然觀載籍以來畫州分國其間賢諸侯與賢大夫則亦寥寥乎不見其甚多而又豈謂後之人不如古也仲尼之門聰明才質亦多矣獨冉有季路爲政事稱首季路之言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以季路之才當繁劇之間催科煩擾公私困逼獨待三年之久而後功可期也然則大國之交未必善當有以事之師旅之興不得已當有以濟之饑饉之灾不可測當有以備之不可以緩弛廢又不可以急迫理譬之治亂繩解棼絲抽刀而斷之并不快意也而無全繩矣故不可以急迫理也坐視而置之非不安且逸也而尺寸之功



無所期又不可以緩弛廢也惟定其心而不期急迫之效勤其政而日新漸漬之功使其撫摩告誡熟乎人之耳目誠信惻怛入於民之心志而後卒以事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用以濟師旅備饑饉若同舟之遇風家人之救災無難色無私計而事無不理民無不安也故嘗觀聖門師弟子之問答皆實理之可行非若後世之喜爲高大而無實也吉有永豐縣自宋至和中析吉水所置方二百里猶古千乘之國也北吉水爲小介於大府督責所萃今時方艱難師旅之興飛輓之勞幸未有饑饉之困而素以狹小之地彫弊之餘催徵者每欲與廬吉齊科而取具於旦夕茲卽以季路之善政者尚以爲難而天台趙君季通蒞政三年民皆悅之趙君惟其民是恤不計其身之利爲之也是以撫摩告戒熟乎人之耳目誠信惻怛入於民之心髓而永豐之人士君子至於細民稱道君如一辭也而余同郡之民亦稱之無間言趙君初以學官起家讀書有得季路見之於言志而君果有以行其志者也而又遇其難也尚日試之不已則吾見其稱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也簡書之紀豈得而遺之哉

送養蒙羅先生歸廬陵序

解縉

國初時鄉先輩復仁羅公朴直無華受知先朝以宏文館學士致仕而歸玉帶裘馬之賜焜耀閭里未幾卒上思之不已卽求其嗣將授以官而其從子養蒙以疾辭上亦不



能強起之養蒙肥遯山林以詩書自娛從而受學者亦弗  
 拒也於今垂四十年矣先朝至聖至仁天地之量於是亦  
 可槩見其萬一而養蒙豪傑之才韞於煙霞泉石之間時  
 時發於議論見於文章則人亦未必盡知而天之所以報  
 之者蓋甚厚而不薄也予家君與學士君之交莫逆也由  
 是養蒙與家君往來亦密而予因得識其為人及壯而歸  
 自京會於文江之西澁溪谷平之間學士君之風流固在  
 每高談劇飲坐客盡傾間語予曰吾無以報國家吾將訓  
 吾子孫以為國家之光吾老矣死且不朽亦先季父志也  
 予甚壯其言及永樂甲申予知禮部貢得汝敬之文而進  
 之蒙上恩寵擢之入翰林在二十八人之列則養蒙君之

令子也又日與之遊恂恂然務學日夜思所以承君之志  
 於是益知君之善教其子而其前所以語予非虛也又明  
 年乙酉君來京師入見退就祿於汝敬未幾而歸興如建  
 瓴矣其仲子汝完又乘舟來遊之予惟君之出處從容誠  
 有道之士也孟子所謂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非羅君而  
 誰與君之壽考康寧之福以為江鄉之重者天之所賦未  
 可涯也

鄉飲酒讀法詩序

陳謨

國朝奄有方夏即詳定法書名曰大明律令又命刑部取  
 凡麗於法者類編其書名曰申明誠諭尤慮中外遠邇弗  
 加警懼輕犯憲條申命文武百司歲取春冬孟月行鄉飲



酒禮而讀法焉民間率百戶爲一集位以齒董以里長郡縣則肅士大夫之老者爲正賓餘爲次賓而郡守縣令主其席其儀酌取唐宋而務從其簡物貴儉素而務適其中凡飲皆先讀法然後行酒所以使人人知畏而重犯法人人知秩卑尊而隆齒德也洪武六年正月實維其時泰和縣令尹前御史劉公宗啓卽學宮而行事自僚佐暨賢士學官弟子員等凡若而人列位於明德之堂於是學徒二三于于而前正立張拱奉法書而更讀之先令次律次誡諭炳炳琅琅觀者如堵聽者動色讀已而燕邊豆靜嘉衣冠齊翼竟酒爵行無算有充然飽德之實無起坐誼諱之非皆額手頌曰上之澤也令尹之化也令尹治縣克勤克

廉端其本不鄙夸其民動如禮法民自以不犯其或觀感信嚮之不齊名隸申明籍中不惟其所親所及悚聞誦言面頸發赤雖其怨家聞之亦慄然增欷恨服化之晚誠足以增夫天理民彝之重豈徒飲云乎哉抑刑始於笞笞始於十至輕也遞而倍之至於杖又遞而倍之杖至於百何笞律簡杖律繁笞十良民猶不敢犯杖百而犯者益眾然則法可不重乎徒輕而流重流至於三千里極矣又加焉非絞卽斬而率輕犯之此國朝所深憫而鄉飲讀法之制所以行也嗚呼仁哉翌日學官自強成詩會稽中常先生和之諸在燕者或賡吟或自賦以質諸令尹謂余忝正賓宜爲序遂次第書於卷端



中溪八景詩序

楊士奇

安成彭氏世居邑東中溪之上據山水之勝山則直其居之東曰東陽峯山有巨石將雨則雲氣自石出土人嘗視爲雨候其南有石巖如屋高廣可數丈中祀唐安成令劉像志云像死爲神祀以祈靈云南又有白馬峯以劉像嘗乘白馬駐此峯特高諸山先得且日南稍西曰黃牛嶺昔有仙人乘黃牛於此得名山趾磅礴而高峻絕出當日暮景曠獨受返照屹立類金壁可玩嶺之巔舊有臺相傳嘗有三仙人止此民築臺祀之臺久廢而至今或見有夜光如燈煜煜其上者水則直其居之北有潭在石榴峯之麓昔有沒而漁者見陰洞有石牀老人卧其上蓋龍所居也

東北有玉井泉甘冽而源深厚夏旱不竭南有蜜湖廣數百畝產菱藕魚鰕之利而深不可測有潛蛟其下好事者祈爲八景今彭氏之彥毓敬舉進士在京師思之不能忘求翰林諸君子爲之賦咏既又求予序之夫人於山水之勝非其資識清明襟宇灑落無利欲之累者不足以樂之樂之而至於既去不忘又託於賢士大夫爲之發揮蓋樂之深者也毓敬其所存固有過人者哉天下佳山勝水豈少也不聞於人則亦與棄物何異中溪之山水其自今焯焯於世哉吾聞安成山水之勝中溪其一也安成之民多俊爽魁傑尚氣節其俗之善家詩書戶禮義而代有聞人所從來遠矣其亦山川靈秀之所鍾與蘇文忠公記眉州



遠景樓而稱道其俗則吾於序中溪八景之什安得舉彼而遺此哉

送周尚書致仕序

王直

予友工部尚書周公恂如巡撫南京畿內及浙水諸郡久矣殫心竭力思所以利國利民不知其年之老而身之病也然猶憂勤不少懈天子聞而憫焉俾致其身而去公既得榮歸故鄉士大夫素相厚者皆爲喜徵予言以贈行予嘗究公之心而迹其所爲有以知其甚難者蓋巡撫之職以安民爲本而亦以賦稅爲務此國之大計公之所履上之所簡任也天下諸道人民之衆賦稅之重蘇爲首松次之他郡又次之其難可知矣爲細民者皆盡力以輸稅而

不盡以歸公上蓋有爲之蠹者自昔以來積逋至累百萬惟俟恩霽而免焉俗習既久以爲當然公至則思所以除其弊糧稅之人必稽其正耗而悉徵之雖大豪不少貸於是而通制其宜出納有法輸送以時幾二十年無龠合負者積其奇贏命主守者謹視之凡恤民隱供軍需修公廨學校橋梁諸務應取給於民者皆不取惟於此取焉民知輸稅而已他一無所及嬉然皆得以安其生議者謂蘇松諸郡之民能無失業亦無負租僅於公巡撫日見之則公之功豈少哉夫天下之事必用天下之才有才足以任事矣然顧計利害重愛惜其身而不肯深任焉卒使事功不立而上下或失望則爲天下者何取焉公不爲身謀而專



意爲國其所建立表然在人耳目君子論當世巡撫之賢莫踰於公而歎夫繼者之難也然予於公則有難爲別者永樂之初同取進士入翰林今四十八年當時同列惟予二人在予尤老病乞身者屢矣然皆不許而公乃得先往焉則予何能釋然於心哉雖然聖德如天曲成萬物予之朽質豈不在一物之數耶雙崖之下從公遊有日矣故書此爲贈使人知公之非苟然者而亦以致予意云

送龍士熙分教泰和序

商輅

士修於家而孚於鄉里於邦國固亦難矣其能使賢者敬其所爲尊其所道服其所能矜之式之推之戴之以之而爲師非甚盛者烏乎然哉泰和龍光士熙者蓋其人也龍

氏世居泰和據大江之西實秉文之國士類所由產也然而曰承閥閱也曰襲禮義也曰閑才藝也必多龍氏龍氏故泰和之望而士熙者又龍氏之冠冕眉目也乃若尊翁儀部公以有道未老而養滯於家其季士郁甫方佐職封部著聲中朝其餘彬彬爾雅可仕而未卽仕者森乎其族可以數揚哉士熙蓬生於中德成而孚名成而聞慕於泰和者久矣正統十二年丁卯春邑缺貳教授弟子員願戴爲師上之天官天官以聞天子親試於廷拜爲泰和司訓嘗與游者祈余贈言嗟夫士不難於致身而難於服人不難於服人而難於服士蓋有以一才一藝而致爵位者矣而人得以議之以一德一善而服眾庶者矣而士得



以譏之士熙生秉文之國出入士類之叢但足於一才一藝一德一善耶將避譏議之不暇矣尚得師法於人而致有名分之尊乎此其爲甚盛也矣雖然陳平宰社鄉里而卒宰天下鄭元教授鄉里而卒教國家此其尤偉者哉士熙勉焉敢以是爲贈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李東陽

泰和羅君舜臣舉天順己卯鄉貢有聲場屋間明年庚辰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例士二十五而上不得辭教官君時甫二十三輒拜青田縣學教諭青田舊乏科目而教例必舉二人乃得升秩君所校士連得舉九年以成績告擢安慶府學教授教授所舉例必得四人而安慶士亦不常

有君又以績告乃內遷國監歷兩京再命以至今官時其子欽順進士及第爲翰林編修同在朝籍居京第不數月其次子欽德欽忠又同舉於鄉薦書至君曰吾可以休矣卽上疏乞致仕例以七十爲限君之年僅六十爾夫取之廉者其予必輕進之難者其退必易觀人之始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有所避或增年以幸其免苟有所覲或減年以幸其留充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變蓋患得者未有不患失焉者也乃或矯情制欲有所激而爲之而日改月易銷鑠委靡以終於不自振殆亦多矣如君之廉取易退慎始而善終者幾人哉且官之責令有大小輕重而人之才力亦不同彼汲汲於進者雖其力有所不勝猶



勉强負荷至於顛躓債敗終無益於其身而後已其有謙  
抑斂括寧使吾之有餘而不使人以我爲不足竟以成其  
功而保其終如君者又孰得而孰失耶况君子之道將以  
成物物不能以必成必吾之時與地有所得爲而後可遂  
其所不得爲者弗與也君由邑及郡隨所得教皆能竭心  
力著功效則其去也不可謂非成功而退亦豈忽於恒事  
以爲簡果於遜以爲高者可例論哉然則君之賢其可以  
觀矣予考禮部得欽順之文奇其才及在翰林聞君之賢  
而未始見也君之行與其子同官者編修徐舜和輩送之  
郭而請予以辭故書之

送吉安太守任君象之序

費宏

均之爲守顧郡有大小劇易而治之異宜其大而劇者恒  
難其人以其地望之高非才望之優者弗能稱也吉安統  
縣爲九環地二千里在吾鄉爲大郡誌稱君子秀而文小  
人險而健大率民風士俗好剛負氣恥出人後士自游鄉  
之校已能囂囂然議政之得失閭閻細民於法比條貫類  
知誦習輕重出入之際雖老吏或不能欺故其賢而仕者  
往往危言激論剴切當世以孤忠直節稱重於天下然豪  
宗右族喜爭好勝互相譁訐寧破家蕩產而弗卹獄訟之  
多文移之冗亦他郡所無其爲劇而難理可知矣而當道  
頃以屬任君象之非以其才望之優耶君嘗入讀秘書以  
文學有聲館閣出爲憲職數月卽能吐真辭以振頽綱排



異教風裁凜然雖坐是不容未嘗悔沮歷兩縣一州乃守  
石阡所在以治行聞儒術吏事君實兼而有之故命下之  
日吉之人士莫不以得君爲賀而侍讀徐君舜和侍御蕭  
君升榮復來督予言以贈其行予幸以君同年進士卽從  
君處文墨之地而於民事吏責百不能一二識世類以腐  
儒視之茲將何以爲君贈哉故嘗讀史漢循吏傳竊以爲能  
遷固之所以名吏爲循者蓋深懲俗吏專向嚴酷以爲能  
而不知德教禮讓可以化民而善俗也吾何以知其然當  
漢之時潁川豪強號爲難治國家嘗爲選良二千石趙廣  
漢黃霸皆潁川守也廣漢忠其俗多樹黨故構會吏民令  
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雖奸黨散落威名流聞而潁川之  
俗遂多讎怨及霸代之力行教化而後誅伐由是百姓興  
於行誼至於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獄或八年亡重罪囚治  
爲天下第一自漢興言循吏以霸爲首而廣漢不與焉茲  
非所謂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之明效耶今之  
吉郡猶漢之潁川也先是嘗有教廣漢之所爲而立威名  
以媒進取者矣然終有媿於勝殘去殺之道而民未必有  
去後之思也如霸者有望於君君固優爲之而無所讓焉  
聖明在上留意吏治安知鳳皇神爵不復見於螺川之境  
耶若夫采輿人之誦以續循吏之傳則固舜和職也予亦  
不得而辭

伍郡守平賊序

鄒守益



粵若大道之行學術出於一而文武之用敷諸成績及其  
隱也學術出於二而保大定功和眾豐財之教鬱而弗章  
後民用微日奏於罔功嗟乎文事武備卻萊裔而北費人  
如用真儒萬邦其憲之俎豆軍旅孰謂果異方乎兵法有  
之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文以規利害辯安危武以犯強敵  
力攻守於戲幾矣松滋伍侯某博學通經明於大較守吉  
之三年勤於庶獄庶慎以星出入隆儒術飭兵衛服其官  
如家會屬邑不靜亟掄渠魁市誅之郡告無虞維是虔州  
之阻控閩帶廣賊負恃谿洞矯鶩爲三省殃天子歷咨於  
二三臣簡命御史中丞陽明王公持節往鎮之至則檄侯  
襄戎事侯符九邑調吏民之良編諸所教士伍肄之刺伐

坐作之法芻菱糗糧身與爲勞逸兵大會謀賊抽眾扼嶮  
內壅水自衛迺遣先登士取閒道刊其灌樹魚貫以上遂  
披其阻撇波而食夜以計潰其堰黎明鼓進之賊愕貽失  
據弗能支執訛綏降人用大康不越時振旅凱以入於郡  
安成尹徐君州考引侯德以爲往在嘉興破百戰遺孽於  
大江之濱北守河南盜賊不入境逮於茲懋樹丕績其宜  
有辭於永世守益曰噫茲儒者之武也古之道也敬述而  
爲之詩曰皇矣神祖集天休命列聖纘之耿光丕覲阻茲  
虔州控廣引閩囂眾猶狹探我天刑帝謂中丞汝惟義德  
夷彼騰蠹殖茲嘉稷中丞謂侯惟時篤棊勸相收功旼臂  
於指侯謂吏民鍛矛敵干親試之勇疾徐桓桓翼翼宵征



乃整乃暇畢協賞戮有經罔赦諷俗握奇士氣躊躇灌柳  
可刊洗泉可涸載刊載涸搗其狡穴若履平地不見巖嶮  
逆魂錯選交頸卽誅印圈錡勘不爽翕銖有潛於莽哀籲  
無生侯曰緩之時亦天氓德威高宣皇猷孔昭居人戶歌  
載途以謠卒乘雖雖賓御許許大賚於郊各安而宇彼其  
之子世豢脂膏暨厥列屯待哺螫螫孰知古道亘古則同  
師帥維吏伍兩維農不有儒者載胥無邦肆予述之以繼  
類宮

遺愛集序

鄒守益

遺愛集者吾邑之庶士庶民爲雙江危侯而作也侯諱嶽  
字季申起家黔陽成進士出理吾吉之獄訟廉潔自持解

如冰霜而平易近民坦無城府凡我九邑莫不望以署其  
政教維茲安福苦於虛糧如洛水炎火莫之遏禦廼疏於  
朝呈於巡撫列愬於藩臬郡邑得侯而任丈量焉侯閱故  
藉詢土宜盡得其爲奸根株廼誕告於庶民曰綺羅之豪  
坐享其粟蓬藿之虫日削其肉爾其無黷貨無玩法以蹈  
於往弊弊者有常刑復禮於庶士曰孺子入井我弗敢逸  
同室有鬪合各宣其力願無吐剛無茹柔無倦終萬物一  
體之學庶與諸生共之又懇於大吏及僚友曰維此惇獨  
將以爲福維彼高明將以爲毒請無眩於浮言無搖於橫  
議以壞於垂成庶聖天子嘉靖之澤獲與萬姓共之羣公  
翕然報允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教三其籍以防奸四其



壤以定則十其眾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於神明以破心志四境之內惕然欣然夙夜服其事侯以匹馬從二吏數卒躬往覈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陟巖壑冒風雨犯炎蒸毅然弗避既而肉子歿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疾及瘡也療之復出及病不能支猶集羣冊於元妙觀以督其成嗚呼侯之體國恤民以遺愛於吾邦可謂斃而後已矣故其病也胥禱之其稍愈也胥慶之及其歿也胥哀之凡誄者騷者謠者吟者古體近體雜言者罔不各洩其哀合而名之曰遺愛集云東廓子守益啓而讀之泣然流涕曰吾於是見好惡之公焉於是見義利之交焉於是見歿慶之定焉是可以風矣夫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當其憤惡之極也則寧死以速之故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當其悼善之鬱也則寧捐生以贖之之故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侯之歿也真有百身以贖之哀焉是可以察好惡矣夫以利交者利盡則疎以勢交者勢替則渝故翟公之客當其罷位渙然去之而侯之既沒善類聚弔會哭欲圖其不朽者不啻生存焉是可以辨義利矣世之哀侯者率以位未隆齒未崇爲天之未定然至貴者道至壽者德道德有諸身則無羨乎其外侯以一身安危爲萬姓休戚戴天履地充然無愧忤所謂自求多福其誰曰非慶彼蔽賢而冒其位者謂之竊無述而冒其年者謂之賊賊與竊皆蹠之徒也使盜蹠而貴且壽焉其誰



曰非殃後之觀斯集者求殃慶之定則知所以事天辨義利之交則知所以擇士察好惡之公則知所以使民故曰是可以風矣

安福叢錄序

鄒守益

秋渠張子崧以邑志之弗徵也作安福叢錄稽往乘搜傳記博詢山岷故老凡爲卷二十有二爲目二十有八首以縣紀疆域終以雜記遺事而於庸調糧畝水陸兵防尤反覆三致意焉噫其志勤矣往予與同志劉子肇袞王生鑄輩議各紀所聞所覩細大必裒而相與合證精擇之以登帙若水陸之珍四方畢集徐別其等而升諸銅瓚簞簞蒞醢尊之爲醴柴卑之爲蕕沈大之爲牢牽小之爲脯胖舉無遺味而亦無冒升聚而弗傳且有匿善矣擇而弗精且有誣善矣眾臆之而未果秋渠子以獨力成之其博而無漏精而無泛則我不敢知然周回十有五年凡數易藁而始就厥維艱哉松谿程侯嘗以志屬予予曰願之久矣顧人物紀難爾蔡生勤修泰興志告於先思齋曰士大夫平日未肯爭作上志書事及修志書則人人爭要上徇私好則負良牧之委執公平則忤羣宦之欲事調停則失秉筆之直松谿晒曰是紀也吾當自任之未浹旬而陟乃至於今使是錄而早就也補其略覈其真辨其疑似將事半而功倍矣乎秋渠子偕其弟貢士巖聯聲庠序眾望其顯榮以紹而祖而考之休乃竟弗遇歛智畢力以寄其蘊年登



古稀矣懼道謀弗就捐貲以永其傳使良牧諏典以制政  
 良士趨的以倡俗將化宣風移畢升大猷而讐斂橫取奪  
 寡脇弱之痼瞿瞿一洗之則所欲為者不待出於其躬而  
 後快茲張子之志也已覽斯錄者其尚有感於斯

成仁遺稿序

舒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  
 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  
 以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  
 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於後  
 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从矣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

仁哉二先生之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  
 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  
 建四鎮以卻大敵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  
 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  
 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救敗  
 存亡必有以矣過孔明而媿休臣靡者矣疊山守信州大  
 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  
 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  
 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  
 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  
 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伸



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之所得於道者其不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爲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於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吉水縣志序

舒芬

編纂採輯以爲文難矣尚書春秋之簡帙得聖人編採而遂作經不可見哉太倉周先生克之少有文名登宏治乙丑進士授知莆田縣事以憂歸在德庚午服除補吉水辛未政成乃編采縣中事爲志未幾擢監察御史遂持去不及刻行先生爲御史百餘日以言事忤旨謫官蓋不徒有文名者矣今上卽位因召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壬午建元嘉靖陞副使又專勅飭兵九江俄而士有勇而食足爾器儲得留意文字乃函向之志草十卷使來屬芬曰將刻之請序之夫作志之意欲以定一邑之治而推之四方推之天下先生自序盡之矣其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



斟酌詳略之當足稱作家則今湖廣左布政使彭君景俊之序盡之矣予復何言哉且志猶史也後世之史則子長孟堅推良志列封域山川形勝貢賦猶史記漢書之有地理河渠溝洫食貨也志列人物名宦猶史記漢書之有家年表列傳也二子雖多編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西漢故事成書而非盡出其肺腑然世之論文者必曰西漢論西漢之文者必歸諸二子焉則是志也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略之當與夫先生自擬以漢之司空輿地圖而將以定治蓋亦文之蔚然者矣予復何言哉顧吉水為縣將五百餘年而志之作有待於先生先生作志又十餘年始重臨茲省得督屬刻之莫非數也予得係一言於此亦豈偶然哉

呂巖野別言序

歐陽德

巖野呂子往令泰和泰和人士寓京師者相謂曰邑其治乎吾未見剛而不武能而不恃明而好禮辨而罔給有令如此而不達於政者也巖野聞之告史某曰噫政易歟夫善政惟德孰德之弗修而政有成雖然其政弗學某曰休哉古之人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士大夫弗講於學久矣夫學盡其心也人心無不惻隱無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民親盡其是非而無不知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政吾未見典學而政弗臧者也巖野曰雖然土異俗民異志禮異齊道異宜君子難焉某曰其難乎東鄰



之子嚙嘆號泣莫測其端也保赤子者曰心誠求之使赤子而非人心也吾無所用其誠固人也豈其性獨爾殊耶抑耳目口鼻手足筋骸種種異適而愚夫愚婦畢力圖之無不自得者君子患愛民弗如其身耳彼慈母者以子爲身者也故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將天下之情取之吾身而得之況一邑乎傳稱生財有大道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茲農商謀生之策也聖人固大之譬之摩痛搔癢豈有秘計哉是故可以知政後之仕者矜智負能術奇侈譽大速化之術非愛民之誠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齊人有事作業者種稻田以花果樹桑地以椅桐鷄豚之食以食鹿馬其室人進耕桑之說而弗聞也旣而嘉卉在庭琴瑟在几良馬在廐鄉里華之而其子凍餒以斃今天下事齊人之作業者多矣曷其忘耕桑之說巖野曰休哉吾乃益信典學之訓其何敢不盡其忠信於時吾邑諸君皆有言以贈巖野遂書以終之巖野名調羹字夢卿蓋有志於傳巖之野之道者是故非說之學不敢陳也

明吉安進士錄序

羅洪先

昔人有言名不必魁魁不必名蓋嘆人品與科第不能盡相值也我朝開科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而名人亦往往出於其間有足爲千百世之望者豈非國家養士之效輕重低昂之勢不得不



趨於此哉雖然謀略如羅宏文相業如楊文貞忠義如顏  
沛縣其他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盡以進士名也今  
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爵具在有視之而不知其人者此  
果何益於有無之數然此特言其無能而已其或集諸蒙  
穢使人羞與爲伍欲殊井疆不可得斯一之已甚又何以  
眾寡爲哉嘗聞藩臬有挾進士鄙閩帥者諸閩帥積不勝  
忿一日同謁文廟登禮殿指四配十哲像戲閩帥曰君識  
姓名否閩帥應聲曰某不讀書不識爲誰氏但聞皆非進  
士出身也戲者慚無以應嗚呼爲進士者其毋爲此輩姍  
笑哉其思爲千百世之望也哉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  
之爲廬陵同年華山曾君然多遺諛予爲增其年世里氏  
且補書改書及近科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君以  
進士知吉水梓以傳今爲戶部主事

張氏續修旌忠錄序

胡直

吉郡忠義推文丞相雖孺婦咸知誦之然不知其一時景  
從間關勤王則邦之子弟居多若張履翁之徒是也履翁  
生永新巨宗賓學士院檢閱雅與丞相妹壻彭震龍善當  
丞相督師嶺外東震龍爲援履翁聞輒傾貲起義結邑人  
顏司理偕震龍爲賊守候王師不至城屠死之三族爲赤  
悲哉入國朝宏治丞相得專祠故里震龍配食獨遺履翁  
嘉靖間御史李公採公議疏諸朝履翁竟得從祀而吉人  
士聞者莫不咨嗟詠歌尸祝矜饗宛有生氣履翁之裔始



散避茶陵安成者代有顯人其居泰和沙里自學正君惠  
幾傳登正德戊辰進士爲煥煥弟某等感先烈榮國典因  
錄刻省郡志所傳履翁死事及蒙褒顛末題曰旌忠屬予  
友王尚涵氏序諸首今二十餘年梓毀孫元澗等又續刻  
之請余爲序余嘗怪荀子言性惡及讀其書曰物之動者  
有氣而無知禽獸有知而未有義人生有氣有知而有義  
夫人有氣有知而有義則性未始惡也荀子之言不自左  
矣乎今觀履翁事余益知人心之義之不可後也孟氏云  
所欲有甚於生豈不諒哉雖然自宇宙來未有若丞相之  
義烈亦未有若從丞相者奮義之多也卽後之崇報雖人  
列俎豆祇益爲勸曷爲繁當其時余邑死事劉士昭出鍼

工余宗靜山當敷天爲元矣而獨以一夫操耒抗之其事  
尤最奇士昭未知得從祀否靜山後履翁十年始得從祀  
祀不祀不足言余獨信人心之義不可後而又慶奮義者  
之必有後也序可寢乎亡何元澗等又率其家之遊余門  
者曰朝儒朝海暨余妹婿可大皆來視成遂奮筆著之篇  
端

吉安府三祀志序

吳士奇

三祀者何德足以輔世則祀之功足以匡時則祀之言足  
以闢邪衛道則祀之夫德無顯晦而立功者躍也立言者  
潛也疑異旨焉然以道德爲功業則非雜霸以功業爲文  
章則非空言又未始不一也夫孔子不王而稱素王何也



此以知立言所歸矣然必歷七十二君不遇始退而與諸弟子講道於洙泗之上則立言非其初心也竊嘗謂世之敝有二使武烈之臣遜於文墨而操處士之議者反加諸名實之上彼之厭夫鞅而鮮禮者與館宦而托有樹者遂矯焉而過要非通論也夫古今之鄒魯也無論士生其間咸列於不朽而來茲士者亦爭自濯磨何也蓬處麻中不得不挺於直也故州之爲堂而講也以聯生者也後楹而祀以表沒者也祀二程王文成容而賢者也祀羅文毅六公主而賢者也乃如顏魯公文信國而不得與俎豆之列何居奇竊惑焉值王太常新設郡邑敦請諸縉紳大會於江上王太常者吳侍御所延主盟者也是日也同方畢至里老諸弟子員不戒而集慨哲人之云亡幸斯文之未墜則以至盟更推劉儀部不佞徐申前說於是按郡志詢僉謀得客四十九人主八十二人至位次未定賓請先主主讓於賓久之僚倪公劉公郭公進曰諸大夫以爲是父母之邦而不欲與爲郡者齒也謙言之也顧是舉惟其賢也賢則布衣丞簿亦可躋於公卿之列矣請無問主賓以時次故爲大新爲小眾曰善則告潘錢公臬黃公兩公曰褒有德獎有功此先行於言也聚於斯祀於斯此風存於亡也歲在丙午寶明初置吉守之辰逮今二百四十有一載文德久洽吉士倍興是月也又會歌鹿鳴乃以良日奉祀諸賢而稍次其遺行爲傳



廬陵忠節錄序

歐陽鐸

元進士彭先生士奇有廬陵九賢事實錄錄吾先文忠監丞異齋楊忠襄文節胡忠簡剛簡與周益國文信國而九崇往之意厚矣我朝正統間廬陵知縣張侯叔倫因舊錄取誌銘諸作補異齋事取劉岳申傳補文山事次第世代進監丞於忠簡上益以像贊名先賢錄語在布政使李公禎序中茲九十有四年漫漶弗傳富田張頡氏購舊錄重壽諸梓有請易先賢爲忠節者以鐸系聯六一幕以見眎且問名竊惟九數辭也先統辭也以爲吾鄉賢不可以數拘也故統之然忠簡有祠實奉德音監丞使命不屈死剛簡論事貶死與文節等異齋雖死家然疏抗龍顏志不在

忠襄下曰忠節不亦近乎浣浣再拜式瞻遺像冠玉森然生氣如在想形容於贊辭得本末於紀傳於戲天之生才不能數見漢唐盛衰危亡之際非無名臣大較四方之人也宋嘉祐號稱極治我文忠公賓輔其成靖康而後陵遲矣我先正或以危言直道揅其失或以功烈文章起其衰訖乎革命有若文山之從容就義凡稱抗節者未有若斯其善也宋三百年而吾廬陵先賢相與爲始終如出一時是孰爲之耶我國家聖聖相承億萬斯年吾黨之士尚有修文忠之業者乎鐸學荒力孱負家訓苟有作者亦足以自解若頡之好義尚德割田給族爲義塾以教族子弟與此舉皆不愧文山里人是民之則也



吉水莊西十老宴集詩序

蕭侍御楊忠襄文節之里至本朝之初有十老者道存先生爲之倡和而隨之者蕭之良曰從字與善衍字樂善楊氏則思忠思文道濟廷璋彥璋敬劉氏子通合而命之曰莊溪十老相與月爲一會會必飲飲必賦詩循環然亦時有嘉客若歐陽先生師尹孫廷望廷璧聿修家季父原祿雞魚蔬筍取具隨時而文字之歡樂近所未有也且孰無老者田農草坐未足與此樂也孰無宴者羶圍妓狎未足與此樂也孰無詩者孤嚶寂詠未足與此樂也陶淵明而得十人者其必不爲虎溪之遊也矣若此十人者偶聚一堂偶爲一會猶足爲後來之美談而況皆文皆賢皆壽

連會而連歲也哉蘭亭數篇猶或以傳而況此盈帙也哉然予平生亦嘗敘論天下是編也僅於吾吉水見之且十老者今皆有後能文樂善令子仲素求予序則十老者又前顯後賢也難矣哉仲素諸賢勉焉老而繼焉予時謝事則將繼予季父爲嘉客也

三忠文選序

鄒元標

蓋聖人從憂患中系易至困曰有言不信曰剛掩曰致命遂志狀困與處困道摯哉晰乎夫以言事友稍稍不拔而色且變而目將營矧以言事人主一不信而以泰山壓累耶蓋至是一切陽明剛大之氣闕而弗揚非大人真知遂志之學茂有勝者世宗朝有三諫富平御史楊公爵太平



給事周公怡吉安水部劉公魁皆以言事主上後先詔獄者幾七年榜而死死而復甦而復欲絕粒死釋而逮逮而復釋其精神至動天地上從火光中聞有聲鳴三臣冤始得釋天下無論士縉至孺兒子詫爲異事欲涕欲舞可悲可喜奇矣宜與侍御安節吳公蓋常按轡秦晉攜有斛山集二冊授予因譚及周劉二公甚詳余啟曰三君子生則响濡請室逝則聯翩太虛其精爽英風幽明今昔無弗同也者昔獄中受尚書史載爲美談矧三君子以正學相切劘卽在孔門亦稱高弟宜併刻以傳俾讀者益有觀感云侍御公曰善挈以屬余乃窮日夜力凡三君子蒙難正志語擇錄無遺蓋心境從困苦中逼來其學術淺深異同無

論矣校成公名曰三忠文選夫人臣策名王家忠道多涂大較在宅衷粹白視躬端潔不然卽功垂鼎鐘名載史冊尚論者有遺議焉三君子難至而節見累至而行明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百世下聞風猶爲髮豎於忠也無忝或問鄒子曰三先生仁乎鄒子曰仁矣曰夫子忠令尹子文不許其仁子言何容易鄒子曰仁道難言未有不自困心衡慮中入三先生備極筆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身有桎梏目有桁楊耳有鈴柝無一非酸心摧肝之境旣而於所謂桎梏桁楊鈴柝以爲枕席以爲滄藿若固有之則於吾心動而靜靜而復動離而合合而復離顯而微微而顯於所謂不以生存不以死亡者必有洞悉其隱非人所可告



語者予奈何言之難故曰求仁得仁子從事仁則知三先生彼諧臣弄兒一生從脆骨中啖蔗嗜飽不知茹冰滄蘖作何境陽浮慕而陰忌嫉往往掉柔舌握寸管雌黃先達徒落口業可哀憐矣敬書引其端讀茲集者當正衣冠焚香三肅曰我肅皇仁同天覆狂直如三臣猶得更生堯仁湯寬度越千古而三臣萬死一生志遂命亨處困有道仁君難遇忠臣不易知是然後知昔人願為良臣語有味乎言之也

邵侯楊公平寇序

楊載鳴

今世之論材者余聞之矣恢闊自許矚目而談當世之務山苞川流之韜鈴機變械飾之攀擊嚴塞明堠之形要風

颶而河決雖良平聽之有餘辨而鳴劍抵掌浩乎有建功名萬里外之氣此世所謂軍旅之材也委蛇以養高細謹以存守耳目所營者米鹽靡密之近事而幹局所底者簿書期會之專長要其精能而純慤循理而優裕其廩廩多效足以表儀於世此世所謂牧守之材也夫由此兩者之論將治軍旅者為異人之任而視牧守之職又何其屑屑也古者文武之道一而其用並其材無不通而後謂之成材而後用之而無不效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自云我戰則克聖人之學其兼至也如此西漢之世猶近古張敞黃霸龔遂之倫皆以善理民著聲乃其所居治盜之課常最當其時太守或稱郡將蓋兼領武事於職無所不得



問而誅絕之爲安全禁戢之爲化導無異術也世教放失士之講於經世之學不能旁暢周浹始裂文武爲兩家天下有急則取世嘗目擬軍旅之材者以應之往往眩於名實而任牧守者亦以爲世所責望者旣已盡矣遇卒臨危輒諉曰非我職故緩急胥眊可恃賴則論材者之過也頃歲閩粵流寇突犯吉安之屬境民患苦之上震怒詔所司更置郡縣長吏而慎選其人以代於是充國楊公以駕部郎中來守吉安公前由御史左官起南兵部郎會有島夸之警推擇料兵東粵有風猷故夫司馬求以自助是行實負軍旅之材而當牧守之任者也公志憤殲賊起功闕入境卽禽鹽而盜者魁黨數十人宿猾股栗已而籍諸邑之

兵簡其壯勇募引強拔距之家爲之隊率而教之衝擊決刺之法日一都肄而申其賞罰爲常久之軍奮請自效公偵知藪盜之在泰和者乃授計畫旁縣吏取其一其尤劇者自馳往取之用歲之旦偃旗息鼓出賊不意賊聞公至皆辟易就縛逮俘馘入城大始知車騎之出也公於武事尸其勞有微巡冗從之所不能而形之以憂勤之色當其難有專軍特將之所不敢而本之以沈密之謀居無何探丸椎剽之姦赭裙主名之葦葦薙十九境內以安而征南之役禽逸賊六十八人功尤著其他政理肅給爛焉可述若公之材爲軍旅則篤於效而非譚辨之虛聲爲牧守則通於方而非簿書之專長可謂棄兼而受鉅者矣余方爲



此說以論公之美而中丞胡公嘉公爲列郡表禮檄適至昔龔遂旣平渤海之盜益振民約已選吏部劭農郡中大治有詔徵之而問其治狀對如議曹王生言歸德天子當時悅其有讓上方注思瓌絕之才待以不次而公之改日政成行且召公公宜具陳說所以治盜安民者以慰上閔念元元至意不宜如遂受王生之言嫌於自列庶幾儒者兼材之效稍顯白於世非盡如故常之論也泰和令刑君德公以勤勞率說問言爲賀遂敘次之如此

保合太和卷序

羅大紘

西昌徐侯治有聞兩臺意欲改治南昌急首縣也士民倡義借寇得允所請旣報政士大夫皆有贈吾友劉君東巢

成帙而鄒爾瞻題之曰保合太和君東復請予言弁其首予知侯最先未敢辭叙曰易贊乾元而繼之以保合太和者何曰元仁也善之長也利者義之和也君子體資始之仁以長人大和盈宇宙間矣而非保合以厚其終則民罔攸永賴而享之爲利故保合資始之成而義爲仁之利蓋天道也西昌得徐侯萬室之邑益然陽春嚮使更他邑士民不羣翕以保則徐侯之仁不終而泰和之爲太和雖罔而不結故西昌之保留者義也實所以終侯之仁而爲西昌利鄒爾瞻氏題其卷厥有旨哉紫嶺羅生曰譚吏治者孰能渝仁哉發之爲仁言行之爲仁政播之爲仁聲而其所存可知也自嶧山氏談仁政維其時亶逐於功利功利



興而仁義之道廢至兩漢吏治烝烝矣然率用其智術剛  
用之爲能吏柔用之爲循吏而要之未講於仁其不講於  
仁者何仁天道也天道非學不明非智術所能與也新建  
伯王文成崛起東越闡明大學萬物一體之仁而其高足  
弟子徐曰仁先生實步趨之徐侯世其家學今於西昌見  
諸行事也余嘗過西昌之縣見其條教榜帖一根於豈弟  
督之若恐急之懲之若恐傷之喻之若恐不至响之若恐  
弗深其爲言藹然仁人之言也予嘗歷西昌之境見其里  
無追呼之吏夜無鳴吠之警士與士相習農與農相得貧  
富各安其所尊卑各循其分其爲政沛然仁人之政也予  
嘗通四方之津聞西昌游士誦博大者誦明允者誦簡易

者口口若出金石其爲聲洋洋乎仁人之聲也故吾郡數  
年間盜賊至充斥也而西昌安堵畔逆至跳梁也而西昌  
馴順西昌之吏弊至難除也而案牘肅清西昌之口至難  
調也而士民無間言有以夫泰和之爲太和也不虛哉夫  
孰使泰和之皆大和非君侯體仁長人之驗耶又孰使  
君侯之仁觀厥成而太和之在泰和者旣豎而結也則士  
民借寇之義也士民之義故西昌之所永賴而享之爲利  
也西昌之所永賴而享之爲利則君侯之仁之風之也西  
昌之太和資始於侯之仁原於曰仁先生之學曰仁先生  
之學祖於王文成萬物一體之教夫河先海江之源濫觴  
於岷山予故曰侯之治非漢循良也源自王氏而直接乎



嶧山之宗也

吉安貢舉考序

郭子章

吾吉安自歐陽文忠公以文起而科目日盛至我明益昌熾宏治中鄧郡丞安濟始集進士爲錄嘉靖中曾柱史華山續之羅文恭公復續之始大備顧於鄉舉缺焉予同年甘督學子開始合鄉會舉集之名曰吉安貢舉考正舊帙之訛外增前人之掛漏詳且覈矣參知黃公與參分守吾吉壽之梓而屬章序章循環數之自洪武開科至於今舉人共二千八百有奇進士共九百有奇卽與字內文物劇郡額之頗之正足伯仲然進士拜相者九人尚書三十人會元九人鼎甲三十三人有同朝三宰相者有一姓二相者

有一姓三元者有一姓而十八進士者一姓而二鼎甲者四家一科而三及第者二科一科而二及第者五科有一科而登進士至三十七人者有一科而入翰林選庶吉士至十四人者卽佗劇郡亡有也舉人解元四十五人經魁一百二十五人有一科二解者先後二科合直省也有一科中式至一百三十六人者溢於解額合省直及各省也卽佗劇郡亡有也猗歟盛矣令甲三塗並用卽歲貢不遺無論鄉舉而公孤卿貳進士什七鄉舉十三豈其風鸞之分量固然則主爵者之局也夫進士之選極盛於唐宋然詩賦如杜子美功業如李文饒理學如周元公忠義如張叔夜俱不與是選而極制科之穢劉闢劉豫皆進士也吾



吉人明以楊文貞之相業劉槎翁之文學周紀善之忠烈  
 卽鹿鳴鶚書且不得與而况進士若王子職死濟陽之難  
 劉孟恂高林逸之節羅舜臣啟文莊之賢劉煥吾進雷殿  
 之讜劉一舒受良知之傳劉調甫繼康齋之聘表表焉於  
 青原白鷺間又何必進士子開之合二科並科也正以破  
 夫世之軒進士而輕鄉舉者之疑惑冰而陰以牖吾鄉之  
 鄉貢不成進士者如王羅四劉諸君子則又奚必譏謗焉  
 題名慈恩醉席櫻桃而後爲愉快也善乎羅文恭之言曰  
 名不必魁魁不必名此語至矣

江西理學言行編序

吳雲

羅公岱輿來吉安訪前賢理學遺書以爲江西理學言行

編適與予相逢於郡遂論道者十晝夜於其歸送之江而  
 不能別乃出書屬予叙夫理學非江西之可得而私也但  
 覺造物之於江西專欲寵異之必許其地與聞於道有大  
 非偶然者如洙泗之時七才二賢何曾分至各省惟言子  
 常熟人還南澹臺子非江西大乃至於江以西是夫子時  
 江西已早開行不由徑之學也周子傳二程不在道州亦  
 不在河南乃不期而會於江西之南安是周子時江西已  
 得聞孔顏樂處之學也張子西銘表彰自程子程子傳與  
 楊子龜山龜山傳與羅子豫章是江西又承乾父坤母之  
 學也朱子之學受自杏子延平然延平實本於豫章且朱  
 子又與陸子論學朱子謂南渡以來八字著腳惟我與象



山二人是江西又同倡義利分辨之學也吳子草廬與許魯齋並尊朱子是江西又有一私淑居敬之學也胡文敬餘千人陳文恭廣州人然皆受學於吳崇仁之門是江西又共習主靜存心之學也在文成起於越中海內及門至六千人惟江西遊門至盛凡遊門者莫不爲名臣大儒是江西又廣闡致良知之學也由此觀之江西之於理學是豈偶然也哉然而江西理學又甚有辨豫章一家也草廬一家也金谿一家也近谿一家也吉安理學亦甚有辨整菴一家也念菴一家也東廓一家也瀘瀟一家也瀘瀟本於天臺東廓特揭慎獨念菴傳自谷平整菴自精困知此吉安之各持其說豫章親承龜山金谿必信自心草廬同

營齋近谿必闡心體是江西亦各持其論而尚有玉齋卧廬寤室塘南雙江見羅廬山獅泉兩峯三五東白月湖一菴文德定宇固卿祖期石門海桑靜齋翼齋諸君子又莫不各持其言凡知行體用各尚異同有必不能相一者於是溯程朱者江西傳程朱者江西而敢違程朱者亦江西從陽明者江西不從陽明者江西而力攻陽明者亦江西教江門者江西敬江門者江西而極詆江門者亦江西其辨者不可勝窮矣而予謂甚不必辨聖道如天之無不覆幬何妨有日月星之各光如地之無不持載何妨有山水樹之各景如四時之錯行何妨有寒暑半寒暑之各運如日月之代明何妨有晝夜東西之各出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何妨有飛潛動植之各類故德行文學政事言語四  
科並收曾子忠恕顏子仰鑽兩途各進此猶曰弟子耳即  
索隱弗為必不言其何人清濁偶歌尚欲聽於孺子此猶  
曰人耳至於黃鳥何物聞縉蠻而許為知止雌雉何物見  
翔舉而許為知時未必諸先賢之言不及一黃鳥之音諸  
先賢之論難不及一雌雉之識乃彼苛於後此苛於前各  
嘵嘵喋喋咈咈咈咈咈咈歷數百年而未有止也吾敢勸諸君  
子皆法聖人寬厚之道可乎今是書一出但載言行並無  
可否但令人見之感發興起以學前言往行而修其德以  
正天下後世人之耳目心思其有功於聖道大矣澹臺子  
行不由徑豈言不由徑歟是則羅公編書之意也而亦予

叙書之意也

西昌祀典序

國朝 田惟冀

稽肆類之文詳於虞書而六宗山川羣神各以時祭此祀  
典所由起也西昌宜祀之神向有專祠而雜亂相尋燹燬  
失依幸而存者漏月侵霜時深怨恫則祀事之簡略可知  
也記曰德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天地神祇  
有不舉者為不敬西昌之功德及民者加地進律昭昭史  
冊而獨於宋之六忠元之十義湮沒不傳非所以妥先靈  
也余建祠設祭因見祀簿所載如名宦鄉賢稱名失據義  
意沿訛合參釐定付梓備考外此如劉公祠趙公祠四賢



祠忠節祠四節婦祠祠既無存祀亦未舉缺而不載其餘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廬陵縣志天文序

李紱

天包乎地二氣相通吉凶機祥響應桴鼓象顯而理著周禮保章觀變於天志五物以詔攝政故天文五行歷史書志恒首重焉志地而不詳天失其端矣或疑一邑之地上下感召無幾強而合之或失則誣非也雷煥見斗牛間紫氣知有寶劍在豐城掘而得之一劍之氣衝灼猶爾況百里之封人民社稷取精多用物宏勢相千百哉顧天道幽遠推步維艱非援据精確則附會荒忽雖日以誣非過矣廬陵舊志謂十二次分屬星紀二十八舍兼入南斗牽牛

婺女引左氏春秋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杜註爲證按是年歲在星紀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星紀爲越分不爲吳分矣杜註從賈逵之說以爲吳越皆星紀之分特吳先用兵故受殃孔疏因之予竊以爲不然鄭康成云斗牛皆屬星紀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此說是也晉志辨揚州九郡躔次豫章入斗十度而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以爲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皆云然未有謂豫章併入牛女者若如孔疏謂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則星紀所主凡六七



千里都無界分何從推測其亦疏而不精矣且使果如賈  
孔之說則史墨當云吳越同得歲而吳用兵必受其凶不  
當獨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也今考星紀度數帝  
王世紀起斗才一度至女七度蔡邕起斗六度至女二度  
皆得二十九度費直起斗十度至女五度唐書起斗九度  
至女四度晉志起斗十二度至女七度元郭守敬起斗三  
度至女二度得三十二度今法起斗四度至女二度得三  
十度獨皇甫謐起斗一度至女七度得三十九度則數溢  
不可憑以十二次分三百六十五度大約三十度有奇而  
當一次不宜星紀所占獨廣至於斯極也以地準天約二  
百里有奇而當一度廬陵雖屬豫章去郡四百里有奇豫

章入斗十度則廬陵又差二度近二度則斗八度也遠二  
度則斗十二度也從今法與蔡邕郭守敬之說則廬陵入  
星紀無疑若廬陵入斗八度又審以漢晉志及費直之法  
則幾入析木之津矣今分十二次則直以為析木星紀之  
交分二十八舍則雖不敢定為何度其入斗而不及牛女  
則斷然而無疑也宋史云日食在斗吳分有兵又曰日食  
在女越分饑吳越對舉皆自分時言之舊志既引劉向之  
言謂吳地斗之分野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矣又曰廬陵  
故吳越遂併牛女入之意謂越併吳廬陵為越有也然則  
楚併越廬陵又為楚有矣亦將併楚分星而入之乎辨之  
以俟明於天之道者



西昌四祀志序

梁機

祀法垂爲國典其在人也施法定國勤事與夫能捍災禦患則祀之而忠臣節婦孝子義士皆此族也故歷世亦祀於其鄉以其人之可貴而難能也以其事之足以風世摩俗也則夫志其人以此次其事端有賴於言矣傳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太史公曰辭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古之良史以紀事也率出一手其或分任必博識乃預其選志亦紀事之書所尚略同今夫忠孝節義此四人者天實生之以示處變而爲人道之防也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久而不渝窮且靡悔其遭逢多所不樂其經涉必歷多時委曲纖悉米鹽凌雜而能以文言道之簡而有體淡而逾綯

使讀者如見其人親其事三復流連欲歌欲哭則愛之愛則傳之夫是之謂發潛表隱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也余邑以忠義名邦節孝勵志歷古以來可祀者較盛他邑然未有專祠今國家加意褒崇勅祠分祀鄉人士耆長素以氣節相尚際茲曠典激揚恐後初以故有司所營偏仄乃擇地而制式廓其模投牒大吏報可而旣落成矣又以爲可祀者皆可述而志也而由唐至今兩志所登僅四百餘人不免滲漏遺佚或且僅載名而不紀事夫世久年淹名有自來僅載名可也若幽芳驟著略行奚以徵信於是遠蒐前世之遺文軼行近羅數十年間未傳之懿躅考事徵言傳序銘紀兼收備錄彙而成志名以四祀於義允矣



嗟乎行成而名未彰德全而力不逮褒典不及加邑乘不及載往往而是此固有遭逢焉亦卽天地之憾也而能使其不至於磨滅斯志之立誠能起而大有功矣顧要在文章之足以傳世而行遠乎文章之難惟序事爲最志皆序事之文也通一經之士嘗影響於程度又下則無章矣此卽序皇甫贊興公奚有於三都天臺哉志之所輯旣非一手前後佳篇雖不乏而蕪雜過半在闡揚者方懼沈匿難計工拙然亦未始不深病之常造余門請余點竄成一家言而序以行世余退耕久矣始常不出戶庭而是舉未行旣乃被徵書復出主講連歲而志又卷帙浩繁非旦夕可以卒業因循久之不暇以爲今則開雕且畢矣復以弁言請皆悵然有未經筆削之意余以爲生斯土者見義勇而用心勤彰善於常例之外其於四祀可以無負所有遺憾特在文辭余欲載筆而卒不及豈亦有若或憾之者使其遲之又久耶雖然簡篇之事蹟具在也異日者加之詳慎歸於雅淨重鐫問世爲風之慕爲俗之型人貴家購美芳徽於採風登姓名於國史於邑祀不重有光哉而養成氣力以俟後舉是又予與諸君子所宜極不忘者爾

送黃比部還廬陵序

梁機

廬陵黃比部明谷以今壬寅春補授比部江南司主事至其秋遽乞假去於時大司寇韓城張公以下咸惜其才慰留者久之遂稱疾不視事求去益力牒屢上不得已允焉



比部故早歲名科才偉甚爲人強力峭直敢有爲初知河  
南息縣多所興除士民懷之及上事刑曹數月平反爭執  
不少徇都人望丰采焉於是鄉之朝士亦皆惜其去慰留  
如韓城公以下而比部且脂車出都門矣嗟乎比部豈苟  
去乎哉刑民之大命理刑民命之司也古者刑用三典法  
無二門故五聽三宥可得而施而民以不寃由漢以下四  
方大小之獄總歸秋部都國所上文書盈積几榻典者不  
能徧觀又法令迭更科條寢多姦猾巧相比排掾史偷爲  
一切雖處以明察寬恕苟志有所格亦常不能久於其職  
刑之曹屬各有專司然察囚狂任讞決亦復互委至獄之  
疑輕疑重見或殊別故事許不署名今雖執持不肯附及

奏當之成必列同議往往得不測之罪蓋刑曹之難欲使  
屣履赭衣者之皆得其平而仁人之心思與功罪已不相  
爲計矣比部勤勤在事旣而曰君子量能入官不忍於其  
民亦不忍於其身吾數月來勞而心弗敢暇慮而志弗能  
勝吾其息歟乎以讓能者無苟祿也嗟乎比部豈苟去乎  
哉昔東海于定國陽瞿郭躬皆世爲典獄而不辭而關西  
楊賜拜廷尉輒畏吝而不肯爲三子者趨不同要其用心  
皆無所苟而已故能施聲當世慶及後嗣然賜固自以代  
非法家也比部爲有用之儒律令皆所明習以于郭之才  
而踐關西之迹將偃仰螺山鷺水間羣麋以舒嘯傲致固  
高已而向之惜其才與惜其去者方徘徊顧望咨嗟朝亡



勢必為蒼生起斯人其能令其苟以自晦哉比部行矣載驟駸駸言旋言邁或且柅南浦之楫而迴其轅也

泰和周貞毅公成仁全集序

盧崧

言者心之聲也文辭之於言尤其精焉者也然吾謂立言亦存乎其人而已其人可師即其言亦可法惟前明衡府紀善泰和周貞毅公是修足以當之公當建文遜國時感激知遇之隆慷慨就義比於疾風勁草之相持河嶽日星之並垂所以扶頹倫砥懦俗而為百世師者予每讀明史未嘗不反復流連慨然想見其為人也獨惜不得公遺文而肄習之歲癸巳來守吉州修邵乘博蒐昔賢著作公之裔孫周秉新等搜輯乃祖遺文及家藏前代宸翰名札編

次為成仁堂集並舊刻芻蕘懿範二書請序蓋生平所著甚夥遭變盡亡之此其吉光片羽耳集中所載皆忠孝節義之大者公以躬行實踐之學為訓世覺民之言人第知秋霜烈日凜乎其可畏古松怪石蟠鬱勃率其光彩不可磨滅而不知公之立言當搦管時一生之事功節概情見乎辭其心聲固不能自己者在也詩有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公之以是名其集豈非欲以身心所得發人問端而當日輔藩封勗僚友期有合於千秋之懿範者非皆此精神所結也哉至其遺文僅存皆為世寶其人為取義成仁之人其言為懷仁抱義之言故曰其人可師即其言亦可法云夫闡潛德發幽光以厚人心而維風俗守土者之



責也寶遺書尋墜緒以附私淑而紹薪傳又後學者之事也乃爲序其人與言之可師法者歸之若公之精忠大節照耀史冊輝煌郡乘前人之表章已詳吉人士類能道焉可不贅云

理學統宗序

王贈芳

昔昌黎韓子嘗言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各得性之所近嗣後分教諸侯之國原遠而未益分當時若子夏子張親受業於夫子其論交友已不能不異所聞况受業於諸弟子者乎况奮起於千百載以後者乎夫紹絕學於千百載而其人之材質又區以別其原愈遠其未亦愈分要之以聖人爲宗則未雖分而原自合豈必爭門戶

競同異哉自古亂聖人之道而以其說惑後世者前有楊墨後有佛老孟氏與昌黎氏辭而闢之聖人之道用是廓然復明白漢唐至有宋眞儒繼起至周程張朱而益顯屹然爲孔子後一大宗焉元明諸儒尊而事之然當朱子時象山陸氏已有異同明則姚江以致良知爲學甘泉以體認天理爲教爭程朱門戶者遂排擯陸王之學使不得與道統亦已過矣夫論道必溯其原論人必考其實諸儒雖稍異程朱然皆遠宗孔氏躬行大道故其功業彪炳節慨凜烈朱子之於子靜固心敬之今其書具在磋磨辨證未嘗有所排擯也設與王湛諸儒生當並世以所學相砥礪雖不盡合必不至相去若秦越何則其學不同而其以孔



子爲宗則一也吾廬陵明經羅敬亭先生傷末學之辨疾門戶之爭迺著理學統宗以救在之其書起有宋訖當代自周程張朱而下人繫一傳首正宗次翼宗凡八卷爲傳計數百洋洋乎集理學而匯於一原焉先生以學行顯乾隆初旣歿而光益耀其元孫上舍名尹哀所著述將命梓人迺介余兄書屬余序之余惟理學之傳盛於宋黨同伐異之風亦自宋而甚尊德性者訾朱子爲支離主格致者詆陸子爲禪悟至有明而學愈分爭乃愈疾覩其末而忘其原豈通識乎先生所編於周程諸賢旣首列之正宗次及於子靜陽明氏兼爲之別支派明授受自非灼見夫斯道之大原惡能化同異之見而知其一致哉蓋嘗論之言

學必宗孔子猶萬物之本乎天人之本乎祖也孔子所祖述者稱堯舜後之人則祧堯禘舜而祖孔子周程諸子皆以別子爲大宗者也自是而次有繼別之宗有繼高祖之宗繼別者百世不遷繼高祖五世則遷親盡矣又各別爲小宗執已遷之宗而強與大宗爲一固不可也乃以親盡之故而爲大宗者競斥之曰非我族也是不亦誣其祖乎彼宗程朱而排詆諸儒忘其原之同出於孔氏者何以異是故必知統宗之義然後可讀先生之書蓋正宗猶大宗翼宗爲小宗由是而推別子之所祖與始祖所自出益知正學之無二本而惑世誣民之說不得亂吾道也是則先生著書之意也夫



考

歐陽文忠公世系籍里考

國朝 解文炯

吉州之歐陽鉅族也然人知以文忠公著而不知其源流分合各有所自以故世系籍里紛紛聚訟即鄉邦且然况鄰郡外省乎事關先賢責在後進是不可以無考按公先世由渤海遷長沙又徙粵東唐時有諱琮者刺史吉州傳八世至萬又為安福令挈兄弟彪偕至後彪回粵萬與彤留吉世其家彤之後居泰和萬安萬之後散處安福廬陵吉水傳七世至儀舉南唐進士父母皆在閭里榮之乃改鄉名儒林里名歐桂是為廬陵派儀之弟偃始居沙溪即令公府君表稱皇祖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是也長

子觀封崇國公乃文忠公考考與鄭夫人合葬沙溪墳左即公故居故墓表有云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後立瀧岡石阡即稿剛潤成篇改列世譜刻之碑陰叙及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廬陵而實為吉州永豐人也公之自述明且備矣然公雖為永豐人而生卒科第皆非在其本籍年譜載公生於綿州長於隨州應隨州試薦名禮部未幾登甲科歷官於朝中間除外任亦多江北計公於鄉里崇公之葬祇五歲歸無明文皇祐五年祔葬魏國始至沙溪月餘事畢旋之穎終身不再至其於郡治鄰境殆是跡所未經也以故桑梓名勝除吉



州學記寄題沙溪寶錫院詩外別無所作最後宦成致仕  
攜子發奕棐辨居穎上遂終老焉維時豐邑且無文忠子  
孫矣廬陵則歐陽異齋有吾祖非六一之對後世傳爲美  
談然在宋時豐邑雖無歐陽氏後人未嘗不俎豆之西門  
外有六一橋以文忠名也柱國坊巍然在前文信國過縣  
書三大字於楣傍建六一書院沙溪則文忠祠在焉先後  
名賢記之皆宋元間古物迨明嘉靖間聶貞襄巡按江南  
乃訪文忠後裔於穎得棐十六世孫雲奉公遺像勅命馳  
傳歸豐豐人義捐置產督學龔雲祀生奉詔入春秋祀典  
自明迄今不改統計郡志四修通志兩纂皆載永豐人素  
無異議獨康熙雍正間忽興訟舉然真跡確憑公道難泯

故鄭太守讞云文忠嫡裔吉郡果繁且多貞襄何舍近而  
求遠謂各邑之歐陽爲崇公以上分支別派則有之若竟  
稱文忠四子之後斷所必無也雲歸奉祀嫡裔在豐奚疑  
旋經中丞判決又可謂案重如山矣而或者曰文忠之爲  
永豐固已今之言廬陵文字者誰不知爲歐陽子而顧可  
易歟愚謂此言固另有辨以釋之且卽以文論稱公爲永  
豐者宋有楊誠齋文文山元有吳草廬揭曼碩明有鄒東  
廓茅鹿門諸先生皆名儒鉅筆而文山又廬陵人也記稱  
豐有永叔其亦未足信也耶

國朝

欽定古文淵鑑註經

吉安府志

卷四十八

藝文志

三



睿裁尤永永為定論矣請以是為歐陽文忠公世系籍里考

吉郡理學源流考

姚灝

理學者抉理義之奧究性命之歸而千聖之統緒賴以傳也宋興以來濂洛關閩遞樹名教之幟而其間出一己之卓識排百家之紛議師承各有所自持論不必盡同此朱陸同異當世並稱而言理學者遂不能無同源分流之殊致焉吉陽為江右名郡鍾英毓奇人才迭出理學之起於宋代者有歐文忠楊誠齋兩先生為之倡嗣是劉靜春王懋甫黃瑞節李心原劉瑾輩肩背相望後先濟美而自元徂明其源流更可考而知也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家凡三

續薛河津以主敬陳新會以致靜王餘姚以良知良知之學異於主敬而與致靜意相若也王公撫虔之年宏開講臺廣收來學海內名士翕然信從而吉郡之出其門下者約有十餘人焉安成劉兩峯偕弟師泉其受業最先者也兩峯之學主於躬行深以虛談為戒師泉究心精一皆得性命兼修之旨時聶雙江舉未發之中相質兩峯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感一矣雙江著有良知辨致知議略任道之勇陽明深嘉之爰貽書歐陽南野以申其未發之說焉南野受學虔臺者也觀其與鄒東廓羅念菴諸公聚講於青原梅坡之上不可得其大概乎夫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為正學者東廓之得力於陽明居多



也而念菴則歸攝靜寂徹悟仁體力明致良知之功以信授生徒蓋陽明之學得鄒羅二公以身發明之而東南爲特盛矣至若向往東廓慨然以正學爲己任者時則有劉瀘瀘焉瀘瀘與羅公廓王塘南同修郡志記叙詳明迄今宗之而塘南者致知極王新建之詣研幾契陳新會之奧是以修悟並融者也若夫幼焚積卷從梅源而稟虔學者不有劉三五乎自學自悅宗良知而貴實踐者非彭一菴而何乃有致辨虔中抗志弗從厥後仍尊爲師者則胡廬山其人也他如鄒南臯郭青螺王良羅綸以及陳嘉謨歐陽瑜王舜鵬尹任之周以道曾同亨顏鐸王劍之徒類皆各有成書表章師說惟整菴羅公潛心體究獨得存心養

性之旨故致書辨難多所牴牾誠慮夫致良知之說近於釋氏也因著困知記上下卷以明所自得云合而觀之稱理學者其學皆有從人非必遵一途而合一轍要各自有精思力踐中有獨見而得之也主困知者其有得於朱子道問學之義乎宗良知者其有得於陸子尊德性之旨乎顧何以良知之學傾動當世而困知一記幾等於曲高而和寡也

國朝張篔山尊信文莊庸書一出幾貴洛陽之紙觀整菴一贊知其私淑之誠倡明正學夫豈不可與朱子之著述並垂於萬禩也哉

書



謝歐陽內翰書

宋蘇軾

軾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摹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

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必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眾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

與劉子澄書

朱熹



老兄歸來無事又得祠祿添助俸餘無復衣食之累杜門  
 讀書有足樂者不審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向裏  
 做些功夫為善熹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卻似看得轉見分  
 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  
 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  
 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  
 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  
 吾君也去歲作高彥先祠堂記前日漳守方送來今往一  
 本此等議論亦觸時忌會帶累人喫章也廬陵舊學子卻  
 須聚集高劉諸人頗長進否今日無事可為只有收拾後  
 生磨礮成就是著得力處而此間朋友鼓作不起深為可

慮不知彼中如何更望留意以身率之乃所望也向讀女  
 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間嘗欲別集  
 古語如小學之狀為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  
 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  
 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沖沖防身如律之語亦  
 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  
 逮下無嫉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為詳此本  
 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集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  
 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  
 孝經為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與吉州守江提舉萬頃書

文天祥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  
其實共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  
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一  
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饑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  
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勝一申嚴之至期却當取稟但  
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  
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竝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  
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地多有趨龍泉  
永新運糶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  
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  
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

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歉異於  
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糶事而得歲又偏  
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  
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曰吉號產米  
而贛多山少田故為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  
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  
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糶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  
姑復仁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書

文天祥

某屏居一廛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諗朝廷為  
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



恭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嘆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濶狹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糶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爲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最親民若其以實惠及人爲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

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爲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輾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另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歷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歷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徑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對或者干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有管見憑恃寬贖又得稟陳



與陳心吾書

明劉崧

僕記往年奉命嶺海便道過家辱先生顧念特深厚所以  
誘掖獎諭之者蓋異乎眾人之所以望我者矣違遠以來  
忽忽三載循省高誼惕然若驚惟先生學碩能鉅才名逾  
五十年其膏馥之所沾漑多矣是宜乘時際運以發舒其  
所未試振耀其所未施固吾黨之所屬望亦先生所嘗自  
負而不遂已焉者往者嘗一被薦入承明矣顧乃厚覆深  
潛逡巡退避諉以年邁拂衣徑歸遂使後生末學無所資  
藉者得以攘袂奮臂於其間吾豈不知天用才果何如也  
若崧者竊厚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居江寺從者雲  
集鉅篇大軸流播郡邑雄聲俊彩錫炳風雲時時幅巾野

服翺翔山水間門生兒子攜扶後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  
愛之豈天之於老成固將留之以重鄉邑而幸後學者不  
然豈偶然之故哉抑聞之古之君子其出也將有以行其  
志其隱也亦將有以立其言言非徒言也視凡世之有美  
行者必揭而昭之使炳炳焉如日星之著而不掩也有隱  
德者必發而揚之使烈烈焉如椒桂之芬而不恩也居一  
鄉而使一鄉之善無所遺居一邑一郡而使一邑一郡之  
善無所闕又推而至於天下而天下之善亦舉不至於遺  
且闕焉豈非君子之所務哉抑言之所當務也大矣今姑  
以吾一邑耳目之所及者言之其山川城池邑居與夫仕  
宦爵里名物之類自前宋以來具有志書最後周文忠公



亦嘗修之其凡例固可考也入元而遂廢然八九十年之間士之由科名躋顯達者固有之矣守節義伏幽貞治經術攻文辭而抱才藝者又豈無其人哉以至山川靈異之顯晦城市解宰之廢興官稱名數之因革土產風俗之美惡若是乎其不一也顧獨未有擱然操筆而書之者爾況後乎宋季之紀錄有所未備其前之所當備者自羅變以來亦往往化為灰燼蕩為泥滓而不可復識矣昔武岡知事周天與與先君子嘗銳然欲哀為一代之書不幸志不遂而亂作未幾相繼淪沒若某雖竊有志於此今則馳驅羈絆於職役固不能有所及矣惟先生蓄稽古之邃學積經世之雄文又嘗接聞先輩之言論山林日長齋閣清暇

幸推紀載之大筆發而試之則輯以成編宜無辭讓使於是而不亟思有以成之則失之益遠傳之愈訛求之愈難文獻不足之嘆千載之下將必有任其責者矣惟先生其圖之崧自去冬十二月往山東今年四月還京六月末有北平之命八月十一日到官力微任重無非惴惴憂懼之日奈何奈何有可忠告者無吝批示一二庶其警曠昏而慰孤寂也崧再拜

戒族人書

羅倫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為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



與山岳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是以  
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  
者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  
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求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  
身家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  
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  
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  
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  
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  
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  
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愆成我做天地

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  
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鬪爭不肆強梁  
不敗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  
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  
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  
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  
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  
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  
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  
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  
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數也而此事尤切故特



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強橫不可放縱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謂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豈能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爲迂也

答復眞書院書

鄒德泳

復眞一壇吾鄉理學之宗也憶不肖兒時猶及承松巖易菴二先生之教當時雖不知領會然獲見道範嶽然雍然非復人間儀表眞有目擊道存者而不俟夫闡發之及也則眞之一字斷可識矣近世談學儘不乏人只將眞之一字對證如何大抵時學之弊有三矯飾於事爲打點於議論周旋於交接而稍上焉者其弊亦有三矜尚於氣概鑽研於名理束縛於信果此六者似於良知俱未覩其面目者也陽明夫子提出良知一派先輩諸大賢何等服膺守之勿失若由此談學講論日煩伎倆滋長聚會徒勤支離



彌甚毀佛罵祖以為功課恐後來愈流愈遠愈玩愈失而莫之底止矣昔孔子幸餼羊之存欲令後代因羊求禮庶羊存而禮不廢今日之會何如哉要之人自有真貴在自復孩提知愛君何以不如孩提也稍長知敬吾何以不如稍長也乍見不忍吾何以不如乍見時也呼蹴不受吾何以不如呼蹴之景也違心之言如何便出諸口失心之行如何便措諸躬隱微之際莫謂人莫予覲動念之初凜然帝鑒在茲富貴利達吾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加貧賤困窮吾亦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損浩浩乎與天地同其廣大休休乎與乾坤同其悠久豈不為聖門親受衣鉢為中興復真一大豪傑哉今人只是視聖人大高以為後之講

聖學者只是虛談信斯言也又何怪乎世之指摘道學廢毀書院則陽明夫子當先坐以欺世罔人之罪而吾邑先輩之孳孳拮拮啟迪後進者皆痴呆等也今正為世道不古總由人心不正而我輩講明此學正欲繩孟氏正人心一段苦心耳蓋人心一在則世道隆不正則世道汗人心一正則風化厚不正則風化澆而根柢只在真之一字故舍復真之外更無可講更無可為同志商確率衷請教不備

上趙韞退觀察書

國朝

王愈擴

愈擴幼遭多難落魄坎壈世運所及念非其所自取故不肯乞憐於人懼其無故受厚恩不能報重使此心不安抑



自念人之乞憐於人大抵爲窮餓計爾得之不得並有限  
量況不得亦未必遽爲溝中之瘠至於利害切生死則休  
戚相關之人有時掉臂去之惟恐其相及若塗炭垢膩之  
不可近雖大聲疾呼徒增詬詈何益乃於未嘗求乞之中  
勢分懸隔又非有先世故舊無端受生死大恩施及舉家  
如執事之於愈擴者固宜如何報也因憶往事今十八年  
矣想執事視愈擴不過如牛羊之穀棘如蟲豸禽魚之及  
於水火偶生悲憫遂垂拯援非謂其才氣果有可取將儲  
爲藥籠中物又非以愈擴能爲左顧之龜啣玉環之黃雀  
雖愈擴廿年以來朝夕念之執事胸中久已忘此事且不  
復知疇昔受恩之眾有王愈擴其人者今雖圖報未能重

舉往事爲執事陳之歲戊戌愈擴年近二十嬰木索赭衣  
行市上將就死刀鋸竟不自知忽棘闈同舍生有面善者  
見而哀之輒喟然曰此子生髮未燥以孝義至此耶淚隨  
言下愈擴始悟身已陷大法不得活時方向暑獄中大疫  
癘囚死者日數人耳目鼻口及二便皆流血臭穢不可言  
狀囚死須報率停屍二三日愈擴旣與爲伍旦暮薰蒸亦  
遂委頓念不死於刑其死於病決矣愈擴死則老母必涕  
泣死老祖母無人養亦必死老父則固欲死者流離他鄉  
聞卵破巢覆其趨死尤速不意執事憐愈擴特檄出之所  
司故違其期出獄時已病甚不知人鄰人募獄卒以薄板  
舁歸危殆者數四越百日始杖而起是愈擴之得比於人



數延及今日父子兄弟一堂保聚者皆執事之賜也執事仁心及物自湖西三郡以至他處其之死而生受恩如愈擴者若干人然感恩圖報者不一二見卽愈擴亦不過言之於人矢之於心爾徒然未能酬萬分一也施者難報德者尤難古今浩嘆愈擴深自慙負無以自殊於人人每一念及起立傍徨愈擴方逃死魚腹奔走於衣食執事正席優處尊其何能報庶幾執事所臨凡顛連如愈擴比者皆獲更生百爾君子聞執事之風一齊興起是則愈擴等受賜之人雖無以爲報而執事之心固已快矣愚公移山付之子孫愈擴不遇執事此身已爲烏有況于孫耶其能報與否愈擴終不敢自必也

與方靈臯論所評歐文書

李紱

垂示所閱歐陽公文乃坊間茅鹿門選本此不足以論歐陽公文字也有明嘉靖初王遵巖唐荆川誦法歐曾錄唐宋六家文以三蘇爲一家未及板行而二君沒鹿門頗饒於貲因其所錄刻爲八家文鈔嘉靖以後士人爲王李輩所惑薄唐宋以後文爲不足學古文中絕無能窺尋歐曾文律者故茅選雖陋得流傳至今而所選歐陽文尤雜亂蓋公所爲卓然立言追昌黎而與之並者世幾不得而知之矣公晚年自定詩古文五十卷爲居士集極精嚴奏議爲公生平經濟風節所發見最爲有用之文亦止存通進司上皇帝書及準詔言事上書二首其餘皆別爲奏議集



其內外兩制及表奏書啟四六集雖渾古磅礴一洗唐五代纖縟之病然止取詔冊六首餘皆別存毫不使與於居士集其嚴如此而茅選以書疏奏劄及表啓四六文雜然並抄至詔冊之首公所存大文字反不得與選彼既無見於公所以立言之旨去其所取而取其所去則其所抄之本雜亂無章甚矣豈足據以論公之文哉及細閱足下評註語亦似未能合公所以立言之意而取其所去去其所取者中間刪節處甚多意求簡健而自愚意審之似皆不可刪者也不獨波瀾意度爲之索然以爲文之法求之似亦未盡僕嘗語學者說理之文以論事出之則無微不顯論事之文以說理出之則無小非大蓋必事與理相足而

後辭達辭達而後辭之能事畢今觀所閱於論事而折以理者則刪之說理而證以事者則又刪之意嫌其復不知非復也必事與理相足而後辭達也至於字句亦時加刪省試取讀之覺原本語贅拙甚近古刪之乃反近時則亦不必刪也雖然此其小小者耳若晝錦堂記竟斥以庸下本論下篇節節而詆之此則僕所驚訝而不敢卒觀者也昔人謂身在堂上乃可以辨堂下人之是非居今日而排斥古人必其學與識與力勝於古人而後可也歐陽公之文七百歲於茲未有能繼之者乃欲求勝於歐陽公無論足下自宋南渡而下至於有明不敢信有斯人也學記謂學然後知不足不學不知其善僕不敢謂足下未嘗學然



僕則嘗學之而自知不足抑嘗學之而知古人之善不敢以輕心排斥之矣有明王李之徒嘗菲薄唐宋以下文字然同時如歸熙甫已斥為妄庸元美晚年贊熙甫始極推之而自傷其異趨夫熙甫去歐陽公不啻倍蓰什伯元美之悔恨已若此若以望歐陽公門牆豈復能充廩養之役然則詆斥古人蓋不待熟思而知其不可也足下於僕道義之愛同於骨肉不敢不盡其愚又念今世學古者雖多學古而能直言者頗少僕不言當無有為足下言者幸鑒其愚忠而恕其狂瞽如所言謬妄亦所覆教其他評駁於鄙意有未安者並票在別紙惟一裁察

盧志案云別紙討論方氏評駁歐文凡四十五條皆極精當如畫錦堂記本論上中下瀧岡阡表等篇辨正方

評尤闕係歐公立言之旨因文多不能備載

啟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宋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祿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



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機禍福之先  
 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  
 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  
 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  
 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  
 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  
 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  
 冀為時自重少悞輿情

吏部劉尚書才邵啟

周必大

某官學關百聖氣蓋諸公天官高玉笋之班翰苑煥金蓮

之炬行躋政路參幹化鈞每推轂於人才用主盟於吾道  
 眷言小醜初乏寸長自王父之宦遊樂廬陵之風土桐鄉  
 民吏已興朱邑之祠楊氏子孫遂占巴江之籍既獲附詩  
 人之桑梓因粗聞夫子之文章奏薄技於一時固無取者  
 踵大名於三紀預有榮焉第非吐鳳之詞寧免續貂之誚

回吉州張判官啟

披風未遂蓋或有時注記不先豈為無罪敢謂謙冲之至  
 遠勤翰墨之臨使知託契之所從加以嘘枯之過厚開緘  
 三復省己多慙恭惟某官義概根心儒猷飾吏仕將行志  
 顧何擇於崇卑才遇可為初不論於劇易參釐郡政藹著  
 氓謠少須歲月之間即步雲霄之上某遐瞻幕府阻預英



遊揚善推賢雖抱惓惓之意挾山超海第憂戛戛之難愧  
仰兼懷喻言莫盡

奉祠歸廬陵荅吉水羅朝請 裴恭啟 周必大

月旦評高服膺久矣風舟山遠極目悵然茲置散以來歸  
幸親仁之浸邇恭惟某官以勞搜遠紹之學濟中坦外莊  
之資冠映儒林最爲先達周旋仕路亦號老成夫何進取  
之廉猶緩凝嚴之直朝多虛位公可騰裝某弛擔云初達  
函未果隔千里而共明月方期適雨閑人之心烹雙魚而  
有素書乃首勤六從事之貺其爲愧感未易敷云

荅胡邦衡啟

周必大

其竊惟三有樂之君子俱存爲先四無告之窮民幼孤爲

重自憐薄命實感格言每植生朝不知死所對鍾粟而養  
弗洎清集則那聞蓼莪而涕自流妙詎何有豈謂某官以  
貴下賤以賢下愚饋雙玉瓶屈千金諾更推孔子之忠恕  
歷叙姬公之太平清談疊疊而不窮雖歎筆端之口華緒  
遙遙之大遠恐傷月旦之評然念無言不醜有倡斯和載  
維鼎族時乃相門與其借異代以禱祈曷若卽聖朝而揚  
推文恭之遇仁祖僅登二府之班全夫之事泰陵止轄中  
臺之政孰云吾相乃在我公况虛左以待時豈居東之可  
久堤沙一築甌脫四空二百載而中天適符興運三千臣  
而同德永帥羣工入衣冠盛事之圖冠宰相世系之表茲  
爲公論非曰私言



與吉州守王弱翁啟

楊萬里

一麾出守五馬來朝威惠先庚不待賢使君之三令吏民  
旁午載欣郡博士之重臨無勞施爲請若寧一恭惟判府  
寺丞剛大以直之氣魁壘絕俗之材當其在布衣之中名  
滿三學及其立朝端之右望傾一時亟哉農政之繁偉矣  
風稜之峻君子所恃以爲砥柱小人所憚以爲肅霜惟其  
持方而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孰知上意似厚江西擇兩  
禁論思之英於宣師閫置一道採訪之使特起儒先復委  
勝流作鎮吾郡雲飛川泳將見諸賢意氣之協同雨卧風  
餐側聽百姓咏歌之和樂又恐有先一州之怨當不免選  
諸表之求某請外天從歸田日逼就荒三徑喜淵明松菊

之猶存願受一屨效許子衣冠之自織擘牋不腆遣騎以  
聞

與新吉守劉伯協啟

楊萬里

恭審涓選岳牧保釐藩維偉然斗南一狄之英大名垂於  
宇宙倬彼江右三劉之裔茂閎冠乎雲霄不待見而識耿  
介拔俗之標望其來而起中和樂職之頌恭惟判府大中  
經天潛地之學挈國濟民之謨沂子政子駿之淵源海同  
川會續公是公非之光豔電拆霜開播柳山之最聲爲湘  
江之表選繫我枌榆之社爲今鄒魯之邦鵠袍萬人來遊  
泮水台星三點下燭平泉疇咨可續之賢宅乃承流之帥  
良二千石後稱西京循吏之遺風連一萬艘前借東坡送



行之佳句小漱白鷺青原之芳潤竚登紫荷玉筍之班聯  
某久挂雙纓將撰二履扶杖聽詔即望見於葱珩當戶抱  
兒敢忘歸於薤本

上吉守范計院啟

姚鏞

勢難養寇甘罹專殺之辜事有從權乞被至公之貸本非  
得已夫伏何尤伏念某謨學字人粗期行志見惡如去草  
必使其絕根焉治民如牧羊豈容有敗羣者矧此萬安之  
邑控於諸峒之衝厥有渠魁久為巨蠹人不堪命莫保室  
廬之安天誘其衷俾離巢穴之險蛇如不斷憂恐難圖遂  
行國人皆曰殺之言不暇士師則可以之間彼何人者欲  
有利耶詭捷報於郵筒飛謗書於牆壁大府從而深詰微

蹤因以自明向令天地之可誣奚免春秋之責備茲蓋伏  
遇心知任理治豈求名以善變而酌事物之情以能明而  
寬吏民之過念其務除民害固難用法如平時知某非貪  
天功斷不殲人以無罪誨之山判賜以海涵某敢不恪守  
官常益明仁術大事則從其長焉有貳心為下而亂則刑  
更當三訊

案鏞為吉州判官盧志職官失載今始據鶴林玉  
露補若不知鏞官吉州則不知此啟作何語矣

上權郡陳通判尚謝解啟

文天祥

是邦大夫賢者聿新道藝之賓興吾黨小子斐然得遇功  
名之主宰僧彌出法護之右越石居楚金之先人羨二難  
已叢百媿竊惟奎開我宋箕壽斯文堯叟以壯歲挈魁堯



谷爲之接武子由以弱冠登第子瞻至於聯芳孫何齊孫  
僅之名宋祁遜宋郊之榜韓家闕閱吳氏簪纓皆一時兄  
弟之傑然乃我朝科目之盛者甲於江右未若廬陵名耀  
帖金以一門而五輩筆香墨墨不十歲而七劉或踵接於  
童科或肩摩於胄監輝煌簡冊雜逸衣冠至今文水仁山  
猶想流風遺俗雖巫步亦期似禹然賜賢何敢望回如某  
者技等飛颺才長縮蚓故家喬木借秭歸舊峽之陰宦錄  
雲萍分白鷺餘波之潤勘皇祐榜帖久寒石室青氈閱癸  
丑狀頭曾入本心墨譜恐負前人之弓冶勉爲今日之箕  
裘有嚴君焉唾棄萬年之諛味難爲弟者誓齊兩到之英  
聲故唯諾怡愉之間皆切磋琢磨之地晨窻花露滴乾硯

眼之離夜帳木油剔盡案頭之蠹以孝弟忠信爲實地以  
功名富貴爲飄風非六六餘子之儔有飄飄凌雲之氣自  
染指時文之鼎卽梯身季考之階愈出愈奇頗類黃絹外  
孫之齋白屢選屢中幾成翰林學士之蒨蘆遂令伯氏吹  
塤仲氏吹篴過辱庖人繼肉廩人繼粟方嗟鷓伏未遂雄  
飛適槐粟之揉黃借棗華而拈采擲番骰子同拏喝六之  
籌彎起弓絃共上中紅之垛天開雙眼地放一頭渴睡漢  
平白解嘲揶揄鬼分明束手二旬賜第皆以沈內翰相期  
十八奏名僉謂劉學士可繼使小子自此升矣皆先生進  
而教之茲蓋恭遇某官秀孕天台英蜚帝學萬乘器可擎  
唐柱五色線要補舜裳器古鼎於益盎之中韻黃鐘於雜



優之地一從分刺名雖沂郡之王祥兩屈護麾實則潁川  
之黃霸斯民廣廈吾道泰山螺川醉多旨之春風燕寢樂  
近民之暇日政安赤子解弄挺之亂繩兵撫清人戢攘釵  
之橫蘖雖借我二天之有幸恐尹京五日以趣還茲以題  
輿委之勸駕至若豆箕之朽質亦該花帖之榮恩是宜拂  
楮雪以牋誠候屏星而布謝誓當鞭策不負揄揚諒大賢  
何所不容知孺子尚或可教晉公得二俊才士不無汗楮  
於前修古靈薦三十餘人尚冀牙緋於後進

吉安府志卷四十六終

